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3739461

支偉成著

清代樸學大師別傳

李根源署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范源彙署

乙丑夏五月

儒林  
模範

八十三叟馮煦





#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

餘杭章太炎先生炳麟，少時治經，謹守樸學，所疏通證明者，在文字器數之間。旁逮子史，并多闡發。而於小學爲尤精。謂「文字先有聲然後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能灼然見語言文字本原，蓋應用清儒之治學法，而廓大其內容，延闡其新徑，故其精義多發乾嘉諸師所未發也。中年以後，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識」，有所深入。著齊物論釋，以佛法解老莊，乃與除伽華嚴相會。自謂「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既游日本，兼涉西籍，更能融會新知，貫通舊學，所得日益闡肆。所著到漢微言，檢論文錄，諸篇，皆淹雅博洽，語多深造。嘗曰：「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嘗睹是也。」是先生之學，固度越清儒矣。惟生居浙東，頗究心明清掌故，盛倡種族革命，其影響於近世學術思想者至鉅。既鼓勳民國，允推當代大師。偉成纂述茲書，固以「傳人傳學」爲旨，又經先生詳加論訂，稍有增刪。爰略誌學行，用示景仰。並轉載原書於後，期供海內學者共證訂焉。書曰：

得書，並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序目。世衰道微，足下獨能存此典型！所序亦甚精審。然陡欲著書傳世，則不憚加功切劘，縱出書稍遲數月，不嫌其晚。故鄙意有見爲未是者，卽識於紙端。大義未申，復作書以明吾旨。

一 原書「先導大師」一類，列顧黃王顏闔諸公于前，其實非祇此也。如朱鶴齡陳啓源於詩獨尊毛鄭，埽徽國集傳之蕪，其功不在闔百詩下。一詩，黃生研精小學，與專求篆隸，審正形體者不同。——此數人者，或與百詩同時，或稍在前，其名不如百詩之廣，其實則未必有歉，似宜並著「先導」傳中。而毛奇齡詆朱有餘，自身瑕垢則或轉過于朱，如四書改錯，可笑可鄙之處甚多。允宜刪去。如以朱陳黃等不可稱「大師」，則一切皆稱「先導耆宿」可也。

二 史學分「浙派」「別派」，尙非允愜。代嬗之間，知明代舊事者，自以浙人



爲多，然所重則在作史耳。「作史」「攷史」二者才本不同。今宜將「作史」「攷

史」分列，不必以「浙派」「別派」分列。「作史」者，如萬斯同，明史原彙有列傳五百卷，其紀志則未

成，今所行王鴻緒史溫睿臨，南疆逸王夫之，永曆實錄皆端然自成一書。而陳黃中之

於宋史，宋史新編吳任臣之於九國，邵晉涵之於南宋事，南都事略謝啓昆之於西魏，皆「

作史」者也。畢沅之續通鑑，雖不逮溫公，亦有所出于正史外者。餘如補表諸家，皆當

以「作史」論矣。如明鑑收紀之類，不能出于明史外，則不足道。若王鳴盛、趙翼，則「攷史」者也。錢之

廿二史攷異，雖校王趙爲精，亦「攷史」者也。史有三長，謂才、學、識。「作史」者必兼

具三事。「攷史」者祇須一「學」字耳。其難易不同。然今之「作史」者，不過及一

二代，而「攷史」者乃通貫古今，則範圍又有大小，是以兩者不容軒輊，而不得不分

也。

### 三 校讎家之功罪，在清代正宜分別。其私家校讎者，雖微及數卷，但能勘對停

審，則皆於古書有功。其官局校讎者則異是。清修四庫，本藉此以禁明代書籍，爲其有所刺譏也。史部集部筆記皆有。觀違禁書目所載，有令毀者，則四庫不載矣；有抽毀者，則四庫亦加以刪改矣。今且未論四庫定本，卽自違禁之諭一出，而民間刻書亦多依以刪改。今所傳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之流，已非真本。此則編纂四庫者之罪也。紀昀之類，亟宜刪去。惟朱筠請集永樂大典，其後遂有武英殿叢書，此則不爲無功者耳。

四 「今文」之學，不專在常州。其莊、劉、宋、戴，宋之弟諸家，執守「今文」深閉

固拒，而附會之詞亦衆，則常州之家法也。若凌曙之說公羊，陳立之疏白虎，陳喬樞之

輯三家詩，三家尙書，祇以古書難理，爲之徵明，本非定立一宗旨者，其學亦不出自常

州。此種與吳派專主漢學者當爲一類，而不當與常州派並存也。當漢學初興時，尙無

古今文之分別。惠氏于易，兼明荀、虞；荀則「古文」，虞則「今文」也。及張惠言之申

虞氏，亦「今文」也。其他如孫之尙書，江之禮書，或采大傳，或說戴記，皆今古文不分



者。故不得以偶說「今文」經傳，遂以常州家法概之。春秋三傳，穀梁最微，桐鄉之鍾丹徒之柳，番禺之侯，尙有江都梅蘊生，其書未見。皆具扶微補絕之心，而非牢守一家以概六藝者，與常州家法絕殊。要之，皆吳派之變遷而已。

——以上四事，編次時宜折衷至當，不應鹵莽而爲之也。

若夫漢宋兼采者，亦不止浙粵爲然。寶應劉台拱、朱彬二家皆兼宋學意味，而朱之禮記爲甚。卽皖學大師江戴二公亦然。江本兼談宋學，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力與宋學相攻，而說經實兼采宋學，惟小學理，音韻，麻算，地，至高郵曲阜始醇粹無雜耳。

龔自珍不可純稱「今文」，以其附經于史與章學誠相類，亦由其外祖段氏「二十一經」之說，尊史爲經，相與推移也。段氏經韻樓集有十經齋記，欲于十三經外，加入大戴記，國語，史記，漢書，

資治通鑑，說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爲二十一經。

魏源不得附常州學派。如說詩多出三家之外，以小雅一、念彼其人一為厲說書

不能守歐陽夏侯，以黃道周、三易、雜糅晉亂，直是不古不今，非漢非宋之學也。

王闓運亦非常州學派，其說經雖簡，而亦兼采古今，且箋周官。莊氏亦講周官，劉氏兼說書序，

是知當時祇攻左氏，猶未盡攻「古文」也。逮邵懿辰始書攻「古文」。此但於耳。王氏生於邵後，獨兼古今，且箋周官，則亦不得云常州派也。

惠戴二派外獨樹一幟，而亦不肯服從常州也。王少年嘗至廣州，為陳澧所訶，不肯服惠戴；又與邵懿辰意見不合，

故不肯步常州後塵。

此數事，雖無關宏旨，能審正則更善矣。

原稿附上

章炳麟頓首 九月十四日

方此書屬稿時，正值江浙興兵，滬寧道梗，居困處危，益勵于學，衷有所疑，輒就臚詢，而太炎先生亦不憚揮汗作答，委曲盡言。茲並錄問答之辭於後，若他日字內清平，昌明學術，其將觀此而感慨系



之矣！

問 前奉手書，渥承明教，諸所指正，悉當遵示更改。惟愚昧之資，尙有懷疑莫決者，輒臚陳於後，伏願先生再進而教之，抑又偉成之厚幸也！

答 烽火接天，吾與子猶效魯城弦誦，亦一佳事！所答如左。

問 陳長發毛詩稽古篇純宗毛鄭，辨正集傳，實開吳派之先聲；謹遵先生言，列諸「先導」傳中。至朱愚庵詩經通義，則兼采宋儒歐陽、小蘇、呂、嚴之說，尊漢殊不若長發之篤；祇以愚庵名大，故後人率以陳附朱。今擬以陳爲主，而愚庵附見，似較平允。惟臧玉琳博通羣經，輩行與清初諸老同時，是否可與陳朱同升？

答 陳長發學優於朱，以陳列「先導」，朱附之可也。臧玉琳行輩亦老，同入「先導」爲得。

問

清代作史攷史，實均自浙派開之。杭大宗三國志補注，補金史，厲太鴻之遼史拾遺，皆「攷史」而出。乾嘉前者也。但以派分，正所以尊浙之意。不過浙派以「作史」爲重，故「攷史」止著大宗，聊見先河。若梁曜北、洪筠軒諸君雖浙人，則仍入諸乾嘉以來之別派。惟馬宛斯、顧復初、行輩既高，又所著雖僅述古，實非兼具才學識三者不能。列諸別派，未免有屈。故擬遵先生言，分「史學大師列傳」、「黃萬諸先生外，加宛斯復初」，繼以「作史學家列傳」。吳任臣、全祖望、陳氏父子、謝啓昆等屬之。再繼以「攷史學家列傳」。錢竹汀、王西莊等屬之。先生以爲然否？至若補表補志諸家，究應屬「作史」，「攷史」疑莫能決，尙乞示知。

答

史學分「作史」、「攷史」，足下所擬極是。其補表補志諸家，亦兼有「攷史」之作；視其所補者長，則入「作史」列；所攷者長，則入「攷史」列。

問

溫氏南疆逸史，紀載明季事蹟，誠具史裁；惟議者有謂溫爲體仁誼子，未免於彼



黨多所廼護，而不直「東林」若潘力田、吳赤溟兩先生，雖書佚不傳，其致力明代掌獻，實足與黃萬方駕。且潘氏國權尙存稿本，可爲後來重修明史之所取資。故鄙意與其列溫氏，不若補入潘吳兩公，或應并補溫氏，均請指示。

答 溫睿臨爲體仁族，人不直「東林」或有偏黨然史道鄰瞿稼軒皆是一「東林」而溫無貶辭，則于大者不失，其餘小小不足爲咎。「東林」始崇氣節，而謀國不必皆臧末流氣節亦墮，唯黨見牢持不破，其人亦不必盡是也。且溫氏亦與萬季野交，不得以一眚掩之。

潘樾章允宜列入。

問 陳左海父子，師友多皖派，而篤守漢學，實與吳派爲近，究應何列？

答 左海父子，學本近吳，列吳派下爲得。

問 王壬秋誠獨立一派，擬爲單立「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列傳」，而以王先

謙皮錫瑞附之，未知可否？惟王先謙經學書未見，僅皮氏經學通論中極力推許，故擬列入。先生既謂其經學不足道，必有卓見。其漢書補注不如荀子集解之精，可否列入「諸子學家」？

答 湖南經學，唯有單立湘派而已。攷其始，如鄒叔績輩，不過粗聞經義。王從詞章入經學，一意篤古，文體規摹毛鄭，發明雖少，然亦雜采古今，無仲舒翼奉妖妄之見。皮氏先亦從吳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當道，非言「今文」則謀生將絀，故以此投時好，然亦不盡采「今文」也。王益吾說經之書甚少，荀子集解優于漢書補注，又嘗校注水經，亦不能列入「諸子學家」。若別入「顯貴提倡傳」中，兼附著述，似爲得之。南菁書院之設，與大抵湘中經學亦頗雜沓，然有一事則爲諸家同病，蓋於詰經精舍相近也。江戴段孔古音之學實未得其分豪也。偶一舉及其疵病立見矣。

問 漢宋兼採，原不始自浙粵；惟自嘉道後，此派旗幟始鮮，而浙粵爲最盛，故特於皖



派中析出。否則誠如先生言，不獨劉端臨朱武曹爲然，卽江戴亦頗出入於宋學也。惟如此分析，究未知合義法否？抑須別立名目？統乞示知。

答 湘派旣分，浙粵亦分之可也。

問 張惠言師傳在皖，家法近吳，究應何列？

答 張之易近吳派，其禮圖則得諸皖，仍可入皖。

問 寶應劉氏三世，旣遵示移吳入皖，而儀徵劉孟瞻父子祖孫及凌曉樓陳碩甫諸先生雖出皖系，其篤守漢儒，實吳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吳否？

答 儀徵劉孟瞻本凌曉樓弟子，學在吳皖之間，入皖可也。陳碩甫專守毛傳，尙與吳派不同。蓋吳派專守漢學，不論毛鄭，亦不排斥三家；碩甫專守毛傳，意以鄭箋頗雜，三家不如毛之純也，仍應入皖。

問 秦蕙田可否與馬宛斯顧震滄同列？

答 秦蕙田可與馬顧同列。

問 「地理學家列傳」遵示補入鄭元慶。董士錫亦續修行水金鑑者，可附見鄭下否？

答 董士錫於地學亦大家，宜附鄭。

問 李文田學兼治經史地理，校勘金石之學，宜屬何家？

答 李文田雖兼治諸學，然其所長在西北地理，宜入「地理學家」與徐松、張穆相次。

問 李竹朋祇見其古泉匯，其他關於金石著作未見，乞示知。

答 李竹朋所著，以古泉匯爲最。卽此一書，足以千古！較其學術，在金石家中爲尤難，

蓋專須貫穿也。至翁宜泉、劉燕庭，則于李傳開端言之爲宜。

問 俞理初學問典博，辨論精切，貫串經史百家，不易分派，擬入「諸子學家」繼思亦

有未安，或逕列皖派何如？

答 俞理初學問甚博，而不能自名其家；其在皖派，又與先哲不同，入之「諸子學家」



亦有未安。大抵學博攷核而不能成家者，宋世多有。如沈存中、洪容齋是也。其書祇宜入「諸子」中「雜家」，或「小說家」。然清代此類甚少。如趙甄北陔餘叢攷，嚴九能娛親雅言，又不如俞氏遠甚。既無朋類彙集，祇有附入皖派，稍似妥帖。

問 再清儒「音律」「方志」諸學，均有專家，可否析出單列？

答 所詢「音律」「方志」諸學，應否分列。「方志」即史學之裨，亦有攷核輿地，獨為精審者，然不多見。然佳者終少，似不必列。「音律」亦有二派：其一，借此衍算，如錢漑亭是。其一，專明樂藝，如諸琴譜是。兼綜二者，蓋祇凌次仲、陳蘭甫而已。其人既少，亦難分出也。

章炳麟頓首 中秋前一日





參考書舉要

清國史傳

四庫全書提要

錢林文獻徵存錄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錢儀吉國朝碑傳集

繆荃孫續碑傳集

李桓耆獻類徵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

李遇孫鶴徵錄

李集鶴徵後錄

阮元學海堂經解

王先謙續經解

阮元疇人傳

羅士琳諸可寶續編三編

張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

李富孫金石學錄

陸心源續錄

王昶湖海文傳

李祖陶國朝文錄

廣雅叢書



湖北叢書

韓國鈞海陵叢刻

海陵文徵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近三百年學術史

蔣瑞藻新古文辭類纂

清文匯

右舉其犖犖大者，其餘各省府州縣志，各家文集，說部，並參攷本書者，名目繁多，不及備載。

尤須重言申明者。此書主旨，在使後生學子見夫前代大師，持躬耿介，廉潔自持，壹志專心，難而後獲，則可使人奮勉向學，不爲物遷；更見其考證辨析，莫不條理縝密，博引旁通，則可藥近人凌亂膚淺之病；且旣明其師友傳授之淵源，則於以知學術之塗徑。故采輯諸書，剪裁之間，悉秉斯意，亦惟讀者鑒其衷曲焉。

岳文葉仲經，劬於目錄學，文獻之徵存，義例之商榷，傳鈔輯錄，多賴指津焉。

偉成附識



凡例

一清史儒林傳初始於阮文達公，當時總裁即以私憾有所去取。道光末年重定，又非嘉慶時進呈原本。光緒庚辰，奏請派員續修，繆荃孫擬稟，僅存目錄，全書則秘藏於家。今清史雖成，尚未刊布，乃私撰此編，非敢云備徵獻，聊資檢索而已。

一江藩漢學師承記，家法謹嚴，素為學者所推許，惟堅守壁壘，擯絕今文，是未免失之隘焉。今之載筆，力矯此弊，無論古文今文，皆屬漢學，皆與甄錄，凡以屏除門戶之見也。

一錢林文獻徵存錄，辭采達雅，有非江氏所及；惟儒林與文苑雜陳，則不如師承記之秩然就理，且每卷各自起訖，雖復以類相從，究莫若明分門目，轉易清晰也。

一唐確慎國朝學案小識，宗旨側重理學，又以經師錯出其間，體制有乖，在所不取。

凡例

2

一 李元度先正事略，刪繁就簡，僅具大要；經學一門，幾於全襲師承記，稍輔以徵存錄；乾嘉諸儒，失載尙多。其端以厯算史地名家者，率題經學，亦有未安。茲編以「樸學」一名，範圍庶乎較廣。——凡所論列，聊申從違之故，豈曰妄議古人！

一 理學諸儒不入斯傳者，非故蹈元修宋史之謬，緣清代學術以考據爲中堅，其精至之處，殆千餘年來所未有；若理學則殊短發明，自不得如樸學之能卓然獨立。此專傳所由特別表彰，未可以國史通例繩之耳。

一 桐城派古文家多倡「因文見道」之言，囿於宋儒義理，未通漢學家法，與樸學異趣，故不采錄。

一 門類分析過繁，未免近於瑣碎；惟此書之作，非徒攷史，意將示學人以塗術，不如是即不足考見其師承派別；故專傳之外，復列互傳於目，用張文襄答問例也。

一 全書主要，在詳各人之授受源流，擅長何學，以及其治學方法；故不但祇據傳狀，必



取所著，悉心檢閱，且證以當時或後來之評判，故有每撰一篇，檢書至數十種者。匪云誇博，尙論昔賢，不敢不矜慎耳。

一諸師生平著述，無論已刊未刊，必盡載於傳中，以備學者之搜求考鏡。其無專著與雖有而未刊者，亦舉其關於研究之論文或講語，摘要臚陳，冀存徵信。

一諸傳分合附從，具含微意。凡子姓互授者，則爲合傳。其或同治一學，同屬一地者，則約略時代之先後，以次相從。其學業未純，偏長可取，撰著不備，片解獨超，則附諸專傳之下，俾示區別。

一每類之前，冠以敘目，略疏學派之原委得失，而首篇先導大師列傳，又各系以論贊，藉志景仰。至於排纂次第，咸詳敘傳，茲不複述。

一書後敘傳，有詆爲陋習者，此在他書，固嫌其贅，獨史志則不然。子長創於前，孟堅踵於後，屢代相承久矣。蓋譜牒之例，肇自世本，故撰次先德，歷記私乘，止適用於史家，

初非自我作古也。

一所恨生晚，不及聞諸大師緒論，且未獲徧交當世賢豪，率爾操觚，遺漏錯誤之處正多，倘荷 匡益，實所企禱！

民國十三年甲子冬十一月二十八日

支偉成謹識



#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目次

支偉成纂述

## 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第一

顧炎武 附張爾岐 潘耒 黃汝成

黃宗羲 附弟宗炎 宗會 子百家

王夫之 附胡承諾

顏 元 附王源

閻若璩 附宋鑑

劉獻廷

黃 生

陳啓源 附朱鶴齡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臧琳

北派經學家列傳第二

李 燾

程廷祚

吳派經學大師列傳第三

吳縣惠氏三世傳周惕 士奇 棟

錢大昕附弟大昭 從子塘 坵 東垣 侗 繹

吳派經學家列傳第四



沈 彤附吳廷華 盛世佐 鳳韶

江 聲附孫沅

余蕭客

江 藩

王鳴盛附弟鳴韶 費士璣

吳凌雲

嘉定陳氏父子傳詩庭 璣

朱右曾附朱大韶

孫星衍附畢亨

洪亮吉

褚寅亮附吳卓信

金曰追

王聘珍

汪 中附子喜孫 賈田祖 顧九苞 顧鳳毛

李 惇

宋綿初附子保

張宗泰（另詳作史學家列傳）

武進臧氏兄弟傳庸禮堂附程際盛

閩縣陳氏父子傳壽祺喬縱

李麇芸

王紹蘭

趙 坦



B/Gu

16013

李貽德

臧壽恭

陽湖洪氏兄弟傳

麟孫 飴孫  
(另詳攷史學家列傳)

皖派經學大師列傳第五

江 永附汪紱

戴 震

皖派經學家列傳第六

金 榜

程瑤田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洪榜附弟梧

汪龍

段玉裁 王念孫（均另詳小學大師列傳）

任大椿附族弟兆麟

凌廷堪

孔廣森附族叔繼涵 族弟廣銘 廣牧

周永年

郝懿行（另詳小學大師列傳）

績溪胡氏祖孫傳 匡衷 培輩  
附胡澍

胡秉虔（另詳小學家列傳）

胡承珙附胡世琦



馬宗璉附子瑞辰

孫志祖

丁杰附周春

阮元

附子福

（另詳提倡樸學諸顯達列傳）

張惠言附子成孫

丁履恆（另詳小學家列傳）

馮登府

嘉興三李傳富孫

超孫 遇孫

徐養原

沈濤

臨海洪氏兄弟傳

頤煊 震煊  
附宋世榮

李黼平

番禺侯氏兄弟傳康度  
(另詳攷史學家列傳)

焦循附子廷琥 鍾襄

朱彬

寶應劉氏三世傳台拱 寶楠 恭冕

凌堃

儀徵劉氏四世傳文淇 毓崧 壽曾 師培

凌曙附方申

許桂林附鍾文蒸 梅毓

陳奐

姚配中附包世榮

俞正燮



丁晏

成孺

陳玉樹

鄭珍附王崧 王熙震

俞樾

孫詒讓

常州派今文經學家列傳第七

武進莊氏一門傳存與 述祖 綬甲 有可

劉逢祿

宋翔鳳

陳立

柳興恩

汪鶴壽

邵懿辰

戴望  
附姚誥

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列傳第八

鄒漢勳

王闓運  
附岳森 胡從簡

皮錫瑞

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列傳第九



許宗彥 附嚴元照

金 鶚

徐時棟

徐養原 (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定海黃氏父子傳式三 以周

林伯桐

陳 澧

桂文燦

朱次琦

朱一新

南北懷疑派兩大家列傳第十

陳立

柳興恩

迮鶴壽

邵懿辰

戴望附姚誼

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經學家列傳第八

鄒漢勳

王闓運附岳森 胡從簡

皮錫瑞

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列傳第九



吳穎芳

嚴可均附弟章福

姚文田

錢大昕

附弟大昭 從子坵 繹  
(見吳派經學大師列傳)

江聲

(見吳派經學家列傳)

邵晉涵

(另詳史學大師列傳)

嚴元照

(見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列傳)

汪龍

(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鈕樹玉

附袁廷樞 徐承慶

陳璩

(見吳派經學家列傳)

桂馥

王 筠

許 櫟

張惠言 孔廣森（并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朱駿聲

劉熙載

胡秉虔

丁履恆

許 瀚

鄭 珍（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莫友芝（另詳校勘目錄經學家列傳）

莊述祖（見常州派今文經學家列傳）



俞樾 孫詒讓（并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江有誥

龐大堃

苗夔

田寶臣

史學大師列傳第十三

黃宗羲（見先導大師列傳）

萬斯同 附兄斯選 斯大 斯備 從子言 編

餘姚邵氏祖孫傳 廷采 晉涵

章學誠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馬 驥附王爾晉

顧棟高

作史學家列傳第十四

潘耒章附吳炎

溫睿臨

張符驥附陳志襄 沈默

全祖望

吳任臣

陳 鱣

梁廷枏



吳江陳氏父子傳景雲 黃中

謝啓昆

張宗泰

臧壽恭

周濟

魏源

屠寄

錢林

嘉興錢氏兄弟傳儀吉 泰吉

龔自珍

攷史學家列傳第十五

秦蕙田

杭世駿 附厲鶚

沈炳震 附族弟炳巽

劉鳳誥

錢大昕 附弟大昭 從子侗  
(見吳派經學大師列傳)

王鳴盛 洪亮吉 (并見吳派經學家列傳)

趙翼

洪頤煊 (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錢塘梁氏兄弟傳 玉繩 履繩

陽湖洪氏兄弟傳 麟孫 飴孫

沈欽韓



梁章鉅

周壽昌

番禺侯氏兄弟傳康 度

章宗源

周嘉猷

顧懷三

汪遠孫

程恩澤

徐文靖附陳逢衡

雷學淇

林春溥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錄

姚際恆

崔述

小學大師列傳第十一

顧炎武（見先導大師列傳）

江 永 戴 震（并見皖派經學大師列傳）

段玉裁附龔麗正

高郵王氏父子傳念孫 引之

郝懿行

小學家列傳第十二



鄭元慶附董士錫

全祖望（見作史學家列傳）

趙一清

齊召南

洪亮吉（見吳派經學家列傳）

李兆洛

董祐誠

師範

張澍

徐松

張穆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李文田

何秋濤

沈 垚

魏 源（見作史學家列傳）

陳 澧（見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列傳）

汪士鐸

楊守敬

金石學家列傳第十八

顧炎武（見先導大師列傳）

葉奕苞



張 詔

吳玉搢

嚴長明附子觀

錢大昕

附從子塘 坵  
(見吳派經學大師列傳)

孫星衍(吳派經學家列傳)

邢 澍

王 昶附陸耀通 朱文藻

翁方綱

畢 沅 阮 元(均另詳提倡樸學諸顯達列傳)

朱爲弼

吳榮光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嚴可均 桂 馥（并見小學家列傳）

馮登府（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武 億

趙紹祖

趙 坦（見吳派經學家列傳）

張廷濟附張燕昌

瞿中溶

徐同柏附吳東發

劉喜海附金錫鬯

吳式芬

陳介祺



李佐賢附鮑康

夏 荃

潘祖蔭（另詳提倡樸學諸顯達列傳）

吳大澂

吳 雲

王懿榮

楊守敬（見地理學家列傳）

繆荃孫（另詳校勘目錄學家列傳）

校勘目錄學家列傳第十九

朱彝尊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章學誠（見史學大師列傳）

何焯

盧文弨

丁杰（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鮑廷博附秦恩復

黃丕烈附吳騫

紀昀

周中孚

顧廣圻

陳鱣 錢泰吉（并見作史學家列傳）

錢熙祚



張文虎

莫友芝

譚瑩

葉昌熾

楊守敬（見地理學家列傳）

繆荃孫

諸子學家列傳第二十

汪中 孫星衍（并見吳派經學家列傳）

畢沅（另詳提倡樸學諸顯達列傳）

王念孫（見小學大師列傳）

嚴可均（見小學家列傳）

陳昌齊

莊遠吉

洪頤煊 俞樾 孫詒讓 胡澍（并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戴望（見常州派今文經學家列傳）

王先謙（另詳提倡樸學諸顯達列傳）

治事學家列傳第二十一

顧炎武 黃宗羲 劉獻廷（并見先導大師列傳）

胡承諾 王源（并附見先導大師列傳）

唐甄



包世臣

魏源（見作史學家列傳）

湯鵬

周濟（見攷史學家列傳）

凌堃（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鄭獻甫

馮桂芬

歷算學大師列傳第二十二

王錫闡

黃宗羲

附子百家  
（見先導大師列傳）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梅文鼎附仲弟文鼎 季弟文鼎 子以燕 孫穀成 劉湘燧

江 永 戴 震（并見皖派經學大師列傳）

錢大昕附從子塘 坵  
（見吳派經學大師列傳）

歷算學家列傳第二十三

薛鳳祚附孫蘭

方中通

陳厚耀

程瑤田 孔廣森附族叔繼涵 族弟廣牧

焦 循 許桂林（并見皖派經學家列傳）

褚寅亮（見吳派經學家列傳）

譚 泰



李 潰

姚文田（見小學家列傳）

李 銳

汪 萊

董祐誠

羅士琳附易之瀚

張作楠

項名達附戴煦

徐有壬附夏鸞翔

劉 衡

丁取忠附吳嘉善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李善蘭

無錫華氏兄弟傳 衛芳 世芳

博物學家列傳第二十四

吳其濬

李元

提倡樸學諸顯達列傳第二十五

崑山徐氏兄弟傳 乾學 元文

大興朱氏兄弟傳 珪 筠

畢沅



王 昶（見金石學家列傳）

阮 元附次子福 汪廷珍

郝嶽藻

潘祖蔭

王先謙

敘傳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目次



表揚先哲

繩勉後人

熊秉真題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上冊



# 清代樸學先導大師列傳第一

## 敘目

清初，明季遺儒，越在草莽，砥礪名節，恥事新朝，相率刊落聲華，專治樸學。懲明儒之空疎無用，其讀書以通大義爲先，惟求經世之務。因痛宗社之變，則好研究古今史蹟成敗，地理山川阨塞，以爲匡復之圖。因讀古書欲求真解，則好研究訓詁名物典章制度諸學，而從事考證。凡斯諸端，實開清代樸學之風。列先導大師如左：

顧炎武 附張爾岐 潘耒 黃汝成

黃宗羲 附弟宗炎 宗會 子百家

王夫之 附胡承諾

顏元附王源

閻若璩附朱鑑

(毛奇齡)

劉獻廷

[黃生] (原列小學家列傳)

[陳啓源]

(附朱鶴齡  
(原列吳派經學家列傳)

[臧琳]

(原列吳派經學家列傳)

毛奇齡於經處  
其多應刪  
阮伯元好尚  
新海堂經學  
取毛氏其解實  
毛本經偶立一  
持論先經偶立  
見故自氏者無  
有取毛氏者  
之私言也  
凡明末清初  
而學大為導  
如黃生師者  
流似陳生師  
臧琳附此  
亦老同入先  
一學太炎得



顧炎武 附張爾岐 潘耒 黃汝成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江蘇崑山人。明左贊善紹芳孫。歲乙酉，始更今名。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年十四，補諸生。落落負大志，耿介絕俗。獨與同里歸莊善。兩人雖著籍吳中，而無南人佻巧纖靡氣。共遊復社，一時有「歸奇顧怪」之目。南都既破，偕莊就縣令楊永言辟，起兵應夏允彝於吳江東南。魯王授官兵部司務，事敗，幸獲免。嗣母王氏素貞孝，聞變，不食死。彌留，誠先生勿事二姓。故終身勵節勿失。明年，唐王由閩中遣使以職方郎召，欲赴之，念母未葬不果。會有怨家陷之，乃微服作商賈，客游江浙間。復之金陵，屢哭於孝陵，居神烈山下，自署蔣山傭。比歸，有奴畔投里豪，先生縛而沈之水。奴壻訟之府，獄急，有爲求救於錢謙益，錢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不可，而恐失事機，乃私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文通衢以自白。後由路澤溲

爲愬於兵備使者，事乃解。卽去之山東，墾田長白山下。北抵山海關，還過昌平，謁諸陵。由太原入關中，至榆林，復墾田於雁門五台間。苦其地寒，經始粗具，付門人掌之。更南歸淮安，自山東入京師，復坐萊州黃氏獄，馳赴聽勘，訟繫將半年，李因篤爲奔走告急於有力者，得白。再入京師。先後六謁思陵，五謁孝陵。往返河北諸關塞者且十載，最後至陝之華陰，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他方所不及。而華陰綰穀關河之口，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遂卜居焉。置田五十畝以自給，而東西開墾所入，則別儲之，以備有事。觀此可知先生志存匡復，蓋無一時之或渝焉。

先生講求經世之學，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與前史旁推互證，而折其中於六經。游歷所至，以騾馬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卽發書檢勘。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措意，則馬上默誦諸經。



注疏，偶有遺亡，卽又發書熟讀之。故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取二十一史，三朝實錄，天下圖經，旁逮文編說部公移邸抄之類，凡有關於國計民生者，隨錄之，斟酌損益，不空言泥古，務質之今日所可行，垂二十年始就。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今偶獲傳本，書計百卷，密行細字，所自謂『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又別爲備錄』者也。惜雖造端宏大，而郡國僅具長編，頗疎義例，肇域又未遑刪定，以成一家之言。

先生精於音韻之學，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著音學五書一、音論三卷，分十五篇，皆引據古人之說以相證驗，持論精博。惟入聲變亂舊法，後來音韻學者，愈闡愈密，或出其所論之外。要其發明古義，則陳第後屹爲正宗。二、詩本音十卷，主陳第詩無叶韻說，不與吳棫補音爭，而亦全不用棫例，列本證旁證二條，明古音原作是讀，非由遷就，故曰本音。舉南宋來隨意叶讀之謬，至是廓清。三、易音三

卷，以其音與詩音異，又或往往不韻，乃不如詩音之確，且有附會，然考核精當處，於古音不無有神。四唐韻正二十卷，以古音正唐韻之訛，逐字以求古音，當移出者移出之，當移入者移入之。視他家謬執今韻言古音，但知有字之當入，而不知當出，以至今古糾牽，不可究詰，其體例特爲明晰。五古音表二卷，分十部——一東、冬、鍾、江、二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三魚、虞、模、侯、四眞、諄、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五蕭、宵、肴、豪、幽、六歌、戈、麻、七陽、唐、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淡、鹽、添、咸、銜、嚴——凡以平爲部首，三聲隨之。其移入與割併之部，附見其中。考以古法，多相脗合。另韻補表一卷，於古音叶讀之舛誤，今韻叶讀之乖方，各爲別注，得失自見。

先生兼嗜金石，當其足迹所經，荒山頽址，遇有古碑遺蹟，必披藁菅，拭斑藓讀之。手錄其要以歸，著求古錄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石經考一卷，每有歐趙洪王所不及

者。



其餘撰著，關於經學者，有左傳杜解補正三卷，推重征南，而能彌縫其闕失。九經誤字一卷，五經同異二卷，功亦不在張參二顏之下。其關於史學者，有二十一史年表若干卷，明季實錄一卷，所以考古；聖安皇地本紀二卷，所以徵今。其關於地理者，有昌平山水記二卷，山水攷古錄一卷，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觚一卷，均詳於辨證。

先生生平精詣之書，無過日知錄三十二卷。於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最有補於學術世道。自序云：「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其去取謹慎，空諸依傍如此。晚益篤志經學，居華陰時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者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敘，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排斥王派理學最力，謂「經學卽理學也。自有



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乃本朱子之說，參之以黃東發日鈔，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渠象山者甚峻，作下學指南一卷。凡請講學者，亦謝絕之。在關中對人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鷗之不暇，何問其餘哉！」其宗旨所存，具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云：「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清廷開明史館，設博學宏詞科，屢欲招致，先生悉以死辭。徐乾學兄弟，先生之甥



也。未遇時，頗振其困乏。至是貴顯，以書迎之南歸，爲買田置宅，拒而不往。康熙庚申，其妻歿於家，寄詩輓之而已。次歲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無子，自立從子衍生爲後。門人奉喪歸葬崑山。所撰著除上述外，尙有顧氏譜系考一卷，菰中隨筆三卷，救文格論一卷，雜錄一卷，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餘集一卷。高弟子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傳之。

支偉成曰：清初學者雖不若乾嘉諸師之家法完密，然而筭路盡縷，開三百年來治學涂術，厥功

偉矣。亭林在諸先生中尤稱貫通博瞻，縱未專一經，實集衆學之大成。其日知錄純粹精確，與朱

子語類幾於異世同符，貴與伯厚非其匹也。江鄭堂乃并梨洲咸附漢學師承記，未可謂拘虛之

見。茲特弁冕全編，以著清代樸學之風，悉自先生啓之。

附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庵居士，山東濟陽人。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

天道論，中庸論，謹俗論，篤終論，立命說辨，其文大抵主於匡世救俗，不爲庸俗之論，故皆切實可行。年三十，因儀禮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末；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十七卷。時年五十九矣。顧亭林遊山左，與先生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先生孝友懇摯，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年六十有六。所著尚有易經說略八卷，詩經說略五卷，夏小正註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老子說略二卷，蒿庵集三卷，蒿庵問語二卷，濟陽縣志九卷，吳氏儀禮註訂誤一卷，及春秋傳義未成說者，謂先生著書，雖同經生，然篤信程朱。



能會漢宋於一，而得其通，故卓然自樹，以上接齊魯之傳。

潘耒字次耕，又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樛章弟也。生而宿慧，讀書目百行下。樛章既遭史禍，君以孱童，慘酷幾無生理，念覆巢之餘，計惟奮志向學，庶可以亢宗名世耳。乃受業於同郡徐枋、顧炎武，能承其教，羣經諸史，旁及算數宗乘，無不通貫。康熙己未，舉鴻博，以母老固辭，終不獲命。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謂「有明二百年史事繁蹟，宜博采而精於攷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遂作議以上。總裁然之，使撰食貨志，兼他紀傳。自洪武以下五朝稟皆所訂定。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分校禮闈，稱得士，名益甚。既以布衣進，齒最少，又傲睨不能容人，緣是忌者頗衆。甄別議起，坐浮躁降調，遂歸。癸丑，聖祖南巡，復原官。大學士陳廷敬將薦起之，力却乃止。家居凡二十餘年，始卒。爲人有至性，篤於風誼。遭母喪，哀毀骨立，哭其兄若弟，過時而悲。復刊亭林日知錄詩文集，猶以未及刊肇域志爲憾。

著遂初堂集四十卷。又因等韻之法，更推求以己意，撰類音八卷，與亭林音學五書殊有出入。蓋亭林欲復古人之遺，君則務窮後世之變，審辨通微，實亦自成一家之學焉。

黃汝成字庸玉，號潛夫，江蘇嘉定人。逾冠，補廩膳生。初議敘得通判，入貲爲縣學官，選安徽泗州訓導，以憂未赴。內行謹飭，而才識豪達。留心經濟之學，凡天文、輿地、律、曆、訓詁，以及水利、河渠、漕運、賦稅、鹽鐵、錢幣，莫不貫通。尤服膺顧氏日知錄一書，綜顧氏同時暨後賢著撰，廣爲搜擇，融貫條繫，成集釋三十二卷，刊誤四卷。他著尚有休甯戴氏歲實考，同邑錢氏朔實考，校補各一卷，袖海樓文集六卷。又以左氏國語，自韋昭注後，止有宋庠校本，無作疏者，欲仿諸經正義，闡其微文奧旨，附於三傳之後，未卒業而歿，年三十九。



# 黃宗羲

附弟宗炎 宗會 子百家

黃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父尊素，明天啓間官御史，以抗直死魏闡之難。崇禎初，事白，先生入都，袖長錐擊殺父讎。明亡，先生舉義師謀匡復，終不成，奉母里門，畢力著述。清庭累相招致，皆力辭不往。康熙十九年，詔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先生雖不在史館，而史局每有疑事必諮之。

先生少受學於劉宗周，純然明學也。中年以後，方嚮一變，謂『明人講學，龔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

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孟子師說二卷，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敘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圖解一卷，割圓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晚年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尙有授書隨筆一卷，則闡若璩



問尙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璞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則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皆屬明史史料。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劉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思舊錄二卷，中多庀史之文。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顧炎武嘆爲三代之治可復也。

先生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欽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中，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別有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文江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

共若干卷。又嘗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蘇呂二家之闕，未成編卒。年八十六。時在康熙三十四年也。自營生壙於父忠端公墓旁，中置石床，無棺槨，蓋自以遭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耳。

支偉成曰：梨洲近承蕺山之緒，遠紹永嘉之風，爲學務博綜，多識掌故，洞達治體。及乎奔越海外，終無所成，乃退而專治史事，以見「知我罪我」之志。季野樹山，聞風興起，馴至晚清末造，得以臚陳舊聞，提倡種族革命者，先生之功也。若夫宋元明學案，開學術史之先河；明夷待訪錄，亦影響於近代思想，謂爲大師，其誰曰不宜！

附 弟宗炎字晦木，一字立谿，學者稱鷓鴣先生。爲忠端仲子。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

其學術大略與梨洲相等，而稟岸過之。旣秋試不售，偕弟石田約閉關盡讀天下之



書，然後出而問世。晝江之役，兄弟荷戈前驅，步迎監國於蒿壩，事敗，走免。尋入四明山，參侍郎馮京第軍，奔走諸砦間。順治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梨洲東至鄞，謀以計活之；及行刑日，衆中有突出負之去者，則萬戶部履安子斯程也。未幾，侍郎故部復合，乃復與共事慈湖砦，家人交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梨洲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儲六雅力救僅免。於是盡喪其資，藉書畫刻印以自給。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所以營護之者甚力，絕不以前事怵。蓋其任俠尚義如此。先生兄弟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既皆有密授，自放後，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在昔疑之者雖多，究緣其出自宋儒，言之率莫敢盡。至先生始悉排之。惟秉性極僻，卽梨洲且時有不滿意者。每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衆，下逮屠狗輩，亦或瀝心相示，雖然，僅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耳。」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

被燬於火而幸存。若六書會通，世恆稱其好奇字，顧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則奇而初不詭於正也。惜與養晦山栖諸集并亡佚，不可見矣。

弟宗會字澤望，號縮齋，學者稱石田先生。所學與兩兄同，而性尤狷介。國變後，隱於浮屠，浪游名山，以疾終。生平讀書，一再過不忘；日必盡百頁，有事則次日倍其常課。自經史四部外，釋道二藏，未嘗不一周也。詩文古澹而有根據，所著曰縮齋集若干卷。

子百家，能傳家學。嘗從梅文鼎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原二卷。康熙中，徐乾學延之修明史。



王夫之 附胡承諾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父朝聘，副貢生，以文學知名。先生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逾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明年，流寇陷衡州，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峰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自引刀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十七年，北京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南，先生走桂林，大學士瞿式耜疏薦於桂王，先生待父憂終制，授行人。從桂王肇慶，旋移武岡，走靖州，柳州。先生知事終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浪游柳永漣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晨夕杜門，學者稱船山先生。

先生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其攻陽明之學甚力。嘗曰：『姚江之學，橫拈聖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爲要妙，竄入其禪宗，尤爲無忌憚之至。』其所

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尤推尙張戴之正蒙一書。於是究觀天人之故，推本陰陽法家之原，就正蒙精繹而暢衍之，與自著思問錄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炳然如揭日月。先生之治學方法，已漸開科學研究精神。曰：「天下之物理無窮，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隨時以變，而皆不失於正；但信諸己而卽執之，云何得當；况其所爲信諸己者，又或因習氣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漸漬以爲己心乎！」

康熙十八年，先生因吳三桂稱帝於衡，作祓禊賦以辭，逃入深山。亂平，郡守饒粟帛請見先生，却帛受粟，以疾辭，不出。未幾卒。後四十年，其子啟，抱遺書上之督學潘宗洛，因緣得入四庫，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不傳。道光庚子，族孫世佺始刻行。咸豐四年，燬於兵燹。同治二年，曾國荃重鐫。先生所著，有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尙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考異一卷，詩說命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



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訓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說文廣義三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張子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俟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龍湫夜話一卷，愚鼓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詩集十卷，詩餘三卷，詩話三卷，外集四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共計三百二十四卷。

支偉成曰：清初遺儒，沿明季講學餘習，率徒衆徧天下；或其志在光復，亦奔走四方，藉通聲氣。獨船山先生，僻處山澤，肥遯自甘；又值流離顛沛，不能聚藏書，恣廣覽，而所造乃與顧黃頴頤考據義理，均有專到之處。且浸淫於佛老，而不爲所囿。思想至矣！識解超矣！人格學問，雖爲百世之宗可也。

附 胡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湖南石門人。明崇禎間舉於鄉。入清，一謁選吏部，以老疾辭歸。閉戶六年，成繹志十九卷，六十一篇，凡二十餘萬言。所論悉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天門尹李念慈原序稱先生尚有讀書說若干卷，及菊佳軒詩集。今皆無傳。

顏元 附王源

顏元字易直，直隸博野人。生於明崇禎八年。年八歲，即從吳洞霄習劍術。幼喜讀書，更喜學神仙導引術，長知其妄，益折節爲學。初好陸王書，繼從事程朱。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當清兵入畿輔，父被掠去，先生依朱翁居，爲朱翁義子。朱翁卒，乃尋親遼左，備歷險阻，至瀋陽得父骨，哭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而歸。

先生年既壯，漸悟宋明學說之失。以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



子以四教，莫非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不以空言立教。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謂古人德行由學習六藝而成，而六藝不外一禮，禮必習行而後見。後世以章句爲儒，以讀書纂注爲功，非聖人重力行之旨也。又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出道家。宋儒本之說易，推爲性與天道之正傳，是爲參雜二氏。又謂氣質之性無惡，惡由蔽習而生。立異宋儒，不尙苟同。嘗推論明制得失，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又曰：『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吾儒不任事，誰任事耶？』其自任若此。

先生身際鼎革，時存光復之念。嘗從王介祺學兵法，旁及技擊馳射，莫不精絕。張醫卜肆於開封，物色豪傑。晚築習齋，集弟子講學，習禮樂射御書數，兼究兵農水火工虞。繼主肥鄉淳南書院，創立規制，設文事武備經史藝能各科，從游者數十百人，遠近

翁然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年七十。先生既歿，門人種綾輯言行，闢異二錄，今不存。其所存者，惟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門人李堪又爲先生輯年譜。

支偉成曰：明之衰也，王學流於禪，既奇袤披猖不可任；誦說程朱者，亦多虛矯鮮實；故習齋返本於地官，以「鄉三物」設教。堅苦卓絕，身體力行。而六藝分科講肄，立法尤備，殊足挽末世文勝之失。獨惜陳義高古，傳者卒稀焉，豈非以「其道大微」耶？

附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直隸大興人。少有節概，慕諸葛亮王守仁之爲人。從魏禧

學古文。豪俠尙氣，喜言兵，作平書十篇：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分上中下三卷。大旨謂

「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苟因前制，立



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宅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法至明而弊已極，非盡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爰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返乎古，使遵行之毋失，亦可爲一二千年太平之業，斯愚志也。」於文章，亦恆自言：「左史昌黎之外，無北面者。」年四十，初遊京師，徐元文頗加禮重。諸公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稿兵志，實出其手。或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尋舍去，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晚歲，聞顏習齋講學鄉里，偕李剛主往謁，與語，大悅服，同師事之。然自負經世學益堅，曰：「吾所學及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既而以習齋之說告方苞，苞故皮傅程朱，頗相詰難。或且謂君因而自咎，乃恐失實。生平好爲汗漫游，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後歸，客死山陽。卒之日，神色灑然，無片語及家務。所著平書外，有易傳十卷，兵論二卷，或庵文集十六卷。世傳其文章練要。

或竟目爲無聊之批評家，慎矣！

閻若璩 附宋鑑

閻若璩字百詩，太原人，世居淮安。生而口吃，性頗純，讀書千遍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專辨東晉晚出之古文尚書十六篇及同時出現之孔安國尚書傳皆爲僞書。此書之僞，自宋朱熹元吳澄以來，既有疑之者，顧雖積疑，然有所憚而莫敢斷。自此書出而讞乃定。

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尚書龔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旋改歸太原，爲廩膳生。顧亭林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改訂數則。亭林心折焉。未幾，出游鞏昌，與陳壽善。



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十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不第，留京師，與汪琬反覆論難。琬著五服考異成，先生糾其謬，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乎？」先生聞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言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哉！」徐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沒，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乾學歎服。三十一年，客閩歸，乾學延至京師，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閩先生學有師法，非吳志伊輩所及也。」李天馥亦云：「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後乾學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於洞庭東山，旣又移嘉善，後歸崑山，先生皆從事焉。

先生又精於地理之學，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嘗曰：『孟子言讀書當論其世，予謂並當論其地。』少讀孟子書，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長大親歷其地，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發而夕至，朝見孟子，而暮即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又據孟子七篇參以史記諸書，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先生平生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尚書邸夜飲，尚書云：今晨直起居注，皇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即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



敎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一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

先生晚年名益著，清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亟，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移居城外十五里，如臥牀簣，不覺其行也。先生又著潛邸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及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博學掌錄，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諸書，詩有眷西堂諸集。卒年六十有九，時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八日。世宗遣官經紀其喪，親製輓詩，又爲文祭之。

支偉成曰：僞古文尙書自東晉以來，誣世且二千餘年。潛邱先生毅然辭而闢之，不亦勇哉！余作

尙書去僞，所以繼先生之緒也。蓋學術以墨守而退化，得懷疑而進步。自僞經讞定，而一切經文經義，胥引起討論。後此今文經與古文經，羣經與諸子，中國古典與西洋哲學，皆對待研究，實由

先生啓其端焉。

附 宋鑑字元祐，一字半塘，安邑人。能傳百詩之學。以古文尙書疏證文詞稍蔓衍，乃

重輯尙書考辨四卷。嘗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

無據矣。』乃採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

益以「附」「備」「借」三門爲治經者之津筏。半塘以乾隆戊辰進士，令常山，

稍遷南雄通判。所至有政聲，民立生祠頌遺愛焉。子葆醇，舉人，官助教，能世其家學。

### 劉獻廷

劉獻廷字君賢，別號廣陽子，直隸大興人。先世本吳人，寓吳江甚久。自其少時，好讀書，輒竟夜不寐，父母憐之，禁絕其膏火，則燃香以代，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居恆落



落躡敝衣冠，躑躅風塵中。遭際國變，亟亟以經世爲務，故潔身獨行，不爲好爵所縻。其學自象緯律厯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及岐黃釋老家言，無不窮究。

先生性慷慨，嘗毀產濟人。妻卒，室家蕩然。於是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觀其土俗，博採軼事，以益廣其聞見，而質證其所學。徐乾學家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先生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斯同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先生，引參明史。顧祖禹黃儀咸長輿地，亦引先生預一統志事。先生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於實用。」獨許王源，日與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古今興亡之故，近代人才邪正。

先生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化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臘丁語，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其法：先立鼻音二，以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

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歷喉腭舌齒唇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臘丁話、女真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計三十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字，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

先生又謂朱子綱目非親筆，故迂而不切，當別作紀年一書。又謂方輿書當以北極出地爲主。其說皆前此所未發。然卒以其所撰著之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雖言之甚殷，而終其身未見有成書。先生歸吳江卽卒，年四十有八。門人黃宗夏輯其



涉筆漫錄之作成廣陽雜記數卷傳世。

支偉成曰：士有負幹濟之才，既不見用於時，復無遺書以詔來哲，如廣陽先生者，其數可謂奇矣！然先生史地之學，則有萬斯同全祖望識其要旨，述其緒言；其音韻之學，亦賴全氏存厓略；而民國教育部所頒行注音字母，且多采其成法焉。精思所粹，不傳而傳，烏在其必著述等身始足稱爲大師哉！

黃生

黃生字扶孟，安徽歙縣人。自以爲鍾靈秀於黃山白嶽，故就己姓而號白山。前明諸生。嘗取魏張楫字詒以名其書，爲字詒二卷。於六書多所闡發。每字皆見新義。而根

祇與博，與穿鑿者有殊。謂：『大圃之圃，當從門諧聲，與從冪諸聲者不同。似蛇之鱣，既借徒何切之鱣，又借張演切之鱣，而皆轉爲常演切。漢書注誤以張連切之鱣爲釋。』又謂：『周禮玉人注，瓚讀爲饗，屨之屨。說文：「饗，以羹澆飯。」釋文：「膏屨」作「膏饋」。故篇海屨卽饋字。內則釋文醜讀爲饗，之然反。屨本又作饗，並之然反。此蓋明醜屨當並讀爲饗，非讀屨卽饗字。若以諸延切饗，何以處玉人注之饗屨乎？』又謂：『干，乾字通引。後漢書獨行傳云：「明堂之奠，干飯寒水。」又在晉帖所云：「淡悶干嘔」之前。』此類最精核。他條似此，不可枚舉。復撰義府二卷：上卷論經，下卷論史。子集金石，而以辨冥通記措綴末於古音古訓亦皆攷究淹通，引據詳確，不爲無稽臆度之談。如據說文辨周禮「毳毼」，「正賈公彥丁度之誤」，引爾雅證禮記鄭注「烹魚去乙」，引呂覽證朱禘非爲披，引左傳記「出於其類」之「出」，訓產引周禮「戴師閭師」，證「夫布里布」爲二事，引繫辭證「信信」當讀申，引周雅周頌證鄭衆解讀應雅。



之譌引爾雅證終軍許慎解豹文鼠之所以異咸原本型典歷歷可憑乾隆中戴東原耳其名屬當道訪求遺書列之四庫於是世始知有先生他著尙有杜詩說十二卷仇兆鰲多采以入詳注惜三禮會籥三傳會籥及文稿十八卷均佚不傳亦文獻之憾事也。

支偉成曰：扶孟先生僻處於巖阿邨曲之中，非如清初諸大師之廣涉博覽，切磋交通，乃不假師承，無煩友質，上下古今，鉤深致遠，聲音回轉，訓詁周流，反勝於諸人之猶有所沾滯焉。綜厥學業之績，品誼之醇，確乎堅貞，亮哉！誠可謂爲古逸民通人之儔輩也。

陳啓源 附朱鶴齡

陳啓源字長發，江蘇吳江人。諸生。性嚴峻，不喜與外人接。惟嗜讀書，晚歲研精經

學。與朱愚庵同里交善。愚庵爲詩經通義，恆就之商榷，深服其援據博洽。後乃自著毛

詩稽古編三十卷，訓詁一準爾雅，篇義一準小序，詮釋經旨一準毛傳，而以鄭箋佐之，

名物則取陸璣鳥獸草木蟲魚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明爲唐

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朱子集傳爲多。歐陽文忠本義，呂東萊讀詩記次之。嚴粲

詩緝又次之。所掇擊者，劉瑾通釋最甚。輔廣童子問居次，其餘偶及，概從略焉。前二十

四卷，依次論說，止標篇目，不載經文。其無所攷辨，則并篇題不及。前人已有發明，勿庸

複述者亦然。後總詁五卷，分舉要攷異，正字辨物，數典稽疑，六目。末附錄一卷，統論風

雅頌之旨。閱時十有四載，凡三易稿始成。愚庵書猶參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

故愚庵序謂：「宣幽挾滯，劈肌中理，卽攷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頓解。」蓋非過

譽。雖其堅持漢學，不容一語出入，未免稍偏，而引據賅博，疏證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



明代說經專騁虛辨。清初始變徵實之學以挽頽波。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此編蓋及闔  
潛邱辨古文尙書同其首選。惟附錄中「西方美人」捕魚諸器數條旁涉異教致貽  
口實。要不能以微瑕棄貞璞也。餘別有尙書辨略二卷。讀書偶筆二卷。遺稿未顯於世。  
附 朱鶴齡字長孺。江蘇吳江人。前明諸生。性好學。遺落世事。晨夕手一編。行不識路  
途。坐不知寒暑。或謂之愚。因以愚庵自號。嘗箋注杜子美李義山詩集。故所爲韻語  
頗出入二家。甲申國變後。益屏居著述。與顧亭林相友善。亭林亦勗以本厚之學。乃  
更湛思致力於諸經注疏。及先儒語錄。謂「詩序之出於子夏與出於毛公雖無可  
攷。然自周至春秋數百年。其說必有所本。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間  
出漢儒。八九百年來說詩者宗序。迄無異辭。因鄭夾漈作辨妄。朱子集傳從之。培擊  
不遺餘力。集傳行而序幾廢。實則康成用禮學箋詩。或牽經配序。或泥序傳經。膠執  
支離。舉詩人言前之旨。言外之意。而盡湮亂。孔疏又依違兩家。朱傳出。誠有廓清之



功。惟毛鄭可黜，序不可黜。蓋無序說詩，卽無所憑依。故詩義一泊於康成之膠滯，再泊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於是竊取古義而參諸家，於漢取毛鄭，唐取孔沖遠，宋取歐陽穎濱東萊華谷，清取陳氏長發，釋音用明陳一齋清顧亭林。凡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羣疑渙若冰釋。成詩經通義十二卷。蓋折衷於今古之間者。」又以蔡沈書傳主於撥棄注疏，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乃明詁義而兼及史家，臚羣言而斷以臆說，務爲通今實用之學，成尙書埤傳十七卷。并撰禹貢長箋十二卷，備古今利害，期於經國救時。雖埤傳過信僞孔，是其所短，而長箋「三江震澤太湖嶧冢漢源」諸辨咸有資於攷證。其他以胡安國傳春秋，偏見鑿說頗多，因合唐宋來諸儒解，作春秋集說二十卷。以杜氏注左，固未盡當，俗復以林注亂之，作讀左日鈔十



四卷。以易理雖至宋儒始明，然左圖所載，皆言象也。本義精善，惜多未備，作易廣義略四卷，自爲詩文，曰愚庵小集十二卷。其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既踐其土，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詆訕不少避者，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意隱譏清初錢蒙叟之流進退失據，而先生羞與若輩爲伍，可就言外徵之。年七十餘卒。

支偉成曰：陳長發著毛詩稽古篇，純宗毛鄭，辨正朱子集傳，其功不在閩百詩辨正偽古文尚書之下。至朱愚庵詩經通義，則兼采宋儒歐陽小蘇呂巖之說，尊漢不若長發之篇，祇以愚庵名大，後人率以陳附朱，殊失平允。今則以朱附陳，藉示尊漢之意也。

臧琳

臧琳字玉琳，江蘇武進人。康熙中，補縣學生。生平博極羣書，尤精爾雅說文之學。謂：『不識字何以讀書，不通訓詁何以明經。』孳孳講論，必求其是而後已。潦倒諸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不讀經。有所得，輒隨筆記之，積文成經義雜記三十卷。每卷有標目，而不分門，凡五百十七。則皆會粹唐以前諸儒之說，辨其離合，咸有確徵，非由臆決。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能推見至隱，蓋有功經學甚鉅。聞附他說，亦不過十分之一，要爲學者所當知也。書成，不自表暴，朋儕率非笑之。獨閩百詩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且稱爲隱德君子焉。立孫庸取遺稿校正刊行，乃大顯於世。別有尙書集解百二十卷，藏於家。



支偉成曰：自宋元來，以經義取士，守一先生之說，敷衍附會，雖空疏不學，皆得自明經師。間有讀漢唐注疏者，不以爲俗，卽以爲異；至明季而極矣。迨清初，若顧亭林、閻百詩、惠天牧諸大師輩出，始篤志古學，覃研經訓，由文字聲音訓詁而得義理之真。同時若玉琳先生，亦其流亞也。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爲極綿密之劄記，實具「困勉知行」之功，雖精粗有不同，皆足供後人證訂焉。

爰並著先導傳中，聊示尊尙耆宿之意云爾。





# 北派經學家列傳第二

## 敘目

北派經學，以顏李爲宗。依經立說，道藝並尊。李剛主講學於北，程縣莊持論於南，處地雖異，指歸相同。大抵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漢學宋學，兩不墨守；崇道習藝，一軌於用。此派學術，蓋不能以經師限之。

李 塏

程廷祚

李 汝

錄目

李汝錄目



# 李 塏

李塏字剛主，別字恕谷，直隸蠡縣人。父明性，有學行，學者稱爲孝愨先生。時顏習齋倡明實學，孝愨命先生師事之，因從學禮；又學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數於劉見田，學樂於毛奇齡。年二十餘，爲諸生，承習齋教，以學澤躬，事親以孝聞，尤留心經世之務，成瘳忘編。康熙三十九年，舉於鄉。至京師，聲譽鵲起，諸名公爭延致之。然砥節勵行，恥謁公卿。時冉永光寶克勤設講會，先生與焉。因歷論古今升降得失之故，旁及太極河洛圖書之辨，禮樂兵農之事，聽者數百人，咸曰：「乾坤賴此不朽矣！」繼鄞縣萬斯同講學紹寧會館，先生亦往。萬君向衆揖先生曰：「此蠡李先生，負聖學正傳，非予敢望。」因將大學辨業之旨，歷歷敷陳，曰：「此質之聖人而不惑者！」其見重若此。適宛平郭金湯作令桐鄉，聘先生往治所，舉邑以聽政教。

大行。及故人楊勤令富年，亦敦請先生，事以師禮，事諮而後行，百廢具舉，關西學者，聞風嚮集。踰年反里，謁選得知縣，以母年高，改選通州學正，旋以疾告歸，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收召學者，從遊日衆。公卿屢謀薦之，辭不就。雍正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先生解格物心性，多本習齋。惟論封建郡縣，語不強同。早從毛奇齡問學，毛嘗推爲蓋世儒者。後以論格物不合，遂斥先生爲背師，並作大學佚講箋以攻顏學。桐城方

苞與先生交至厚，惟固信程朱，與先生持論抵牾。後先生沒，方爲作墓誌，惟載先生論

學始末，且謂先生因方言改師法，則誣說也。先生承習齋教，以著書自見，著有小學編

辨業五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二卷，周易傳注七卷，筮考一卷，論語

傳注二卷，大學中庸傳注各一卷，傳注問四卷，經說六卷，學禮錄一卷，郊社考一卷，擬

太平策一卷，恕谷文集十三卷，皆刊行於世。



程廷祚

程廷祚字啓生，號絲莊，先世本歙人，遷江寧。少好學，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書無不讀。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弟嗣章字南耕，深於史。先生獨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源。性端靜迂緩，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肅。弱冠補諸生，鄉試輒不利。乾隆丙辰，召試鴻詞科，有要人慕其名，欲令出門下，屬密友道意曰：『主我，試必入選。』先生正色拒之，竟不用。自此不復應鄉舉，惟閉戶窮經而已。

自王輔嗣注易，盡掃圖緯之說，宋元儒尊希夷河洛圖書及變互卦氣之說，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易學轉晦。先生乃著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作象爻求是說六卷，自成一家言。



少時見毛奇齡古文尙書窺詞祖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尙書窺窺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尙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其於古今箋疏家鈞貫融會，如素所蓄物，取而別其精粗良楛，以進退位置之，領以神悟，發前人未發之覆，徐而按之，於理窾無纖悉遠也。同時方望溪鍾勵暇皆盛推之。

乾隆十六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被薦入都，復報罷。自以家近青溪，其出處與劉蠡兄弟相類，乃自號青溪居士云。卒於乾隆三十二年，年七十七。

所著經學外，有詩文，各三十卷。嘗言：『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持論大旨若此。



# 吳派經學大師列傳第三

## 敘目

吳派之起蓋以宋學既不足尙而力攻宋學如毛奇齡輩其變異又甚焉故純取漢學不敢出入所以廓清障礙也至錢大昕出實與三惠異趣（太炎）

錢大昕應入大師傳

吳派經學開宗者爲惠氏。周惕士奇父子專經，棟受家學，益弘其業，以博聞強記爲入門，以尊古守家法爲究竟。其治經要旨，謂『當以漢經師之說與經並行』。蓋純宗漢學也。門戶壁壘，由此而立，衍其派者甚衆，故推爲正統焉。錢大昕繼興，乃益推而廣之，閱覽羣籍，綜貫六藝，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職、氏族、地理、金石、遼金國語，以及中西厯算之法，莫不洞晰其是非，以開示於學者，塗術益關矣。

吳縣惠氏三世傳 周惕 士奇 棟

〔錢大昕〕附弟大昭 從子澹 培 東垣 繹  
（原列吳派經學家列傳）

蓋其所得  
實深于惠  
也塘于輩  
亦可附此  
（亦太炎）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五〇



吳縣惠氏三世傳 周惕 士奇 棟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龍，號研溪，江蘇吳縣人。父有聲以九經教授鄉里，與徐枋善。故先生少從枋遊。幼即開敏，通羣經章句。比長，復受業於汪堯峯，引爲入室弟子。既冠，隕於貧，去學吏，遲頓試弁，孱徙而賈折閱。喟然曰：「命可回乎！」閉戶十年讀，乃成通儒。康熙己未，舉鴻詞科，丁憂，未與試。辛未，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嗣以不練習國書，改外調直隸密雲縣知縣。邑當出關孔道，值北征過境，軍需旁午，致勞瘁卒於官。

著有易傳二卷，詩說三卷，春秋問五卷，三禮問六卷。而說詩尤解人頤。博而不蕪，辨而不詭於正。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雜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

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率有依據。

先生之論學也曰：『學有僞，有迂，有曲，有俗，有雜，有博，有醇，有通。賈逵傳會圖讖，劉歆顛倒五經，是爲僞。王夷甫談黃老，房次律說春秋，是爲迂。公孫希世閉事，孔光與俗浮湛，非曲歟？胡臯持論不根，張王淫靡不急，非俗歟？夏侯破碎大道，賈山涉獵爲儒，非雜歟？如康成辭訓質而繁，穎達正義詳而冗，博矣，未醇也。揚雄覃思渾天，張衡候風地動，醇矣，未通也。賈長沙之匡建，劉中壘之忠精，魏元成之剴切帝心，陸敬輿之譏陳時病，其言足以救世，其道足以輔君，斯可謂之通矣。』蓋所自任如此。綜清一代談漢儒之學者，推東吳惠氏三世，先生實其剏始者，良不忝云。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周惕子。生時，父夢楊文貞公投刺來謁，遂以文貞名。名之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胸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不久



遂博通六藝。凡九經四史國語國策楚辭之文，皆能闇誦。嘗對座客誦史記封禪書終篇不失一字。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癸巳乙未會試，兩充同考官。己亥，充祭告炎帝陵舜陵使臣。庚子，主湖廣鄉試，督學廣東。雍正元年癸卯，留任三年。嘗謂：『漢時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三年之後，通經者多，文體爲之一變。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訪諸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卽具疏題補韶州教授。部議學臣向無題補屬吏例，特旨許之。在任遷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京，送行者如堵牆。既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廣州於三賢祠，潮州於昌黎祠，惠州於東坡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皆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乾隆初，入京以講讀用。



所欠修城銀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二月卒，年七十有一。

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記事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



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失嘗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卽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其說周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非「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况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

先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南中集，采蓴集，歸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時術錄一卷。晚年自號半農居士，學者稱紅豆先生。初，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鷓禪師所種，老而枯矣。及研溪先生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復生新枝，研溪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鄉人則稱曰老紅豆先生。

惠棟字定宇，一字松崖，半農次子，學者稱爲小紅豆先生。初爲吳江縣學生，改歸

元和籍。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悉緯之學，靡不津逮。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



下勿論也。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陝甘總督尹繼善，兩江總督黃廷桂交章論薦，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呈進，罷歸。卒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

先生於諸經熟洽貫串，謂詁訓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作九經古義二十二卷。尤邃於易，其撰易漢學，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使學者得窺其門徑。凡孟喜易一卷，虞翻易一卷，京房易二卷，于寶附焉。又鄭康成易一卷，荀爽易一卷，其末一卷，則先生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撰易例二卷，乃鎔鑄舊說，以發明易之本例，隨手題識，筆之於冊，以儲作論之材。其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康成、宋咸、于寶之說，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兩傳。雖爲未完之書，然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粲然復章。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謂禘行於明堂，明堂法本於易。



古文尙書考二卷，辨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爲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爲僞。又撰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王士禎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九曜齋筆記，松崖筆記，松崖文鈔，及諸史薈最，竹南漫錄諸書。錢大昕稱：「惠氏世守古學，而棟所得尤精，擬諸前儒，當在何休服虔之間，馬融趙岐輩不及也。」

錢大昕 附弟大昭 從子塘 坵 東垣 繹 侗

錢大昕字曉徵，又字辛楣，號竹汀，江蘇嘉定人。十五補諸生，有神童之目。初從長洲沈德潛游，頗擅屬辭，爲吳中七子之冠。既忽歎息曰：「經之未通，乃從而繡其鞶，嗚呼！」故閱覽羣籍，綜貫六藝，勉爲洽孰之儒。適紫陽院長王侍御峻詢本邑人材於王鳴韶光祿，爰以先生對。鳴韶蓋先生之舅兄也。侍御因告之巡撫雅公，檄召至院，試周禮文獻通攷兩論，下筆千餘言，悉中典要，公及侍御並驚爲奇才。高宗南巡，獻賦，賜舉



人，以內閣中書補用。乾隆甲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先生在京，偕同年褚寅亮、吳朗、董講明、九章、算術、暨西洋測量、弧三角諸法，尙書何國宗、久領欽天監事，精於推步，先往候之，與論宣城梅氏並及明季利徐諸家之學，洞若觀火，何輒遜謝，以爲不及，出謂人曰：「今之賈逵也！」又以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之妙，悉心探覈，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盡能得其測算法，故於各史朔閏剝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咸爲抉擇而攷定之。時休甯戴東原震同居朝列，戴故婺源江氏弟子，江深西法，恆曲護西人之短，戴頗墨守師說，先生貽書質之，謂江氏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見宣城學之高。蓋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乃取算術二十四條，演爲答問，皆考核詳審，各具神解，復參泰西日躔最高卑之說，以知尙書緯四遊升降，暢劉歆三統曆之意旨，因彈定班志譌文舛義，其精思



探頤如此。

二十三年，遷右贊善，再擢爲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尋乞假去職。三十七年，起補侍讀學士。其年冬，升詹事府少詹事。先生旣以績學著聞都下，秦文恭公輯五禮通攷及奉勅修音韻闡微，皆資相助。而當時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攷、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先生率任纂修官。歷己卯、壬午、乙酉、甲午科，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卽於主考河南之歲，簡放廣東學政。蓋上深知其學識兼優，寔將不次大用矣。顧先生淡於榮利，以識分知足爲懷，謂官至四品可休。明年夏，丁父憂歸里，遂引疾不復出。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垂詢先生家居狀況，廷臣寫書勸還朝，則婉言報謝。於是返初服者幾三十年。疊主鍾山婁東紫陽等書院，而主紫陽獨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爲臺閣侍從者不可勝紀。九年十月，竟卒於紫陽，年七十有七。



先生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習。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職氏族、地理金石、遼金國語，以及中西歷算之法，莫不洞晰其是非。自其少時，吳江沈氏、元和惠氏，以經術著稱東南，乃益推而廣之，錯綜貫串，開示學者。其論易先後天之說曰：『漢唐以前，儒家與方士均未言先天圖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俱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虞氏「之卦」之說曰：『之卦，卽變卦也。虞仲翔說易，專取旁通與之卦。旁通者，乾與坤、坎與離、艮與兌、震與巽，交相變也。之卦則以兩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諸卦之宗。復之泰，大壯、夬、陽息卦始，遯、否、觀、剝、陰消卦皆自乾坤來，而諸卦又生於消息卦。臨二之五爲屯，觀上之初亦爲屯，臨初之上爲蒙，觀五之二亦爲蒙。故不從自臨觀來之例於屯曰坎二之初，』



於蒙曰艮三之二也。遯二之五爲鼎，大壯之初亦爲鼎；遯初之上爲革，大壯五之二亦爲革；於例不當從遯大壯來，而仲翔於鼎曰大壯上之初，於革曰遯初之上，失其義矣。愚謂：鼎蓋離二之初，革蓋兌三之二也。又頤大過中孚小過與坎離乾坤皆反覆不衰之卦，故別自爲例；而仲翔於大過仍取大壯五之初，於頤兼取臨二之上，又於坎云觀上之二，於離云遯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論鄭爻辰之例曰：『康成初習京氏易，復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攷，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也。』論詩毛傳多轉音曰：『瞻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復爲韻。載芟



「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右所言固足見其經術湛深，而論春秋宗左氏說，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辨婦人七出，謂「去婦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尤發前人所不敢發。至於正文字之訓詁，通古今之音韻，則有耳舌同音假借說，古今方言說，說文答問諸篇。攷輿地之變遷沿革，則有秦三十六郡攷，漢百二郡國攷，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諸篇。均最精博。

復以自惠戴之學盛行，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以後遂茫然不知，未得謂之通儒。因著廿二史攷異。又以史之蕪陋，無過於明修元史，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擬爲重修，恐違功令，改題曰元詩紀事，稿未就，先成補氏族表，藝文志。其金石跋尾，攷據邃密，亦多出翁畢各家之外。著述總衷爲潛研堂全書。凡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通鑑注辨正二卷，洪忠惠洪文



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譜各一卷，元詩紀事二卷，金石文跋尾六卷，續七卷，又續六卷，三續六卷，目錄八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續錄三卷，三統術衍三卷，鈐一卷，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續集十卷，別刊者：經典文字攷異三卷，唐石經攷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攷異百卷，唐五代宋中興學士年表各一卷，四史朔閏攷四卷，擬年錄四卷，日記鈔三卷，恆言錄六卷，未刊者，尙若干種。弟大昭，從子塘，塢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治古學，能文章，蓋蔚爲東南之望焉。

附 弟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好讀書，不汐汐於榮利，顏讀書之所曰「可廬」，取隨寓自足義也。其學，浩博無涯涘，而思緒細密，精識洞達，竹汀亟稱之。精小學，著詩古訓十卷，爾雅釋文補三卷，廣雅疏義二十卷，說文統釋六十卷。惜全書未刊，惟說爾雅輔小木一條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義，不知小



木卽木之名也。』聊可見其一斑。於諸史專力兩漢三國。以宋熊方後漢書年表舛漏不可枚舉，乃別爲補表八卷，非若熊氏之僅取材於范書陳志，凡山經地志金石子集之有會於是書者，莫不網羅綴輯，而其體例一依孟堅之舊。諸侯王，王子侯，分爲二表；功臣侯與外戚恩澤侯，亦分二表；視熊氏之但以同異姓爲別者，較然明矣。其不得不與孟堅微異者，班書百官公卿表，前敍百官沿革，若後漢則有司長，彪志百官已詳，無庸複出，故但云公卿表。此又變通之得其宜者焉。復著前後漢書辨擬四十四卷，於地理官制頗有發明，不立議論以測古今，不妄褒貶以騁詞辨。三國志辨擬三卷，仍仿漢書辨擬例，惟詳略不能與漢書盡同。蓋史事隨證注而申，兩漢之注簡，簡則易滋疏略；三國之注博，博則擬義鮮存也。又後漢郡國令長攷一卷，取材金石碑版者爲多。補後漢書藝文志二卷，雖未逮後來顧氏秋碧完備，固大輅之椎輪耳。又劄記羣書，成邇言六卷。總曰可廬十種。因卷帙繁重，先刊序例。說史之作，均



陸續梓行，自餘遺稿，不審尙存天壤間否？

從子塘，字學淵，一字禹美，號溉亭。既補諸生，與諸澂淪、汪綉青、王鶴谿輩相唱

和，爲王西莊、光祿、蘭泉侍御所激賞。顧恆矜然不欲以詩名。及選拔入成均，試闕下

歸，益肆力於經史之學。乾隆己丑，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

習吏事，請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公務多暇，專精撰述，於聲音文字，尤有神解。

著律呂古義六卷，謂：「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授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

黃鐘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圓徑。不知周補

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鐘之宮。不知玉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

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奇俱乖本律。不

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

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



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鐘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又著史記三書釋擬於律曆天官家言皆究其本源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頗闕略罕所推闡因作補注二卷以通其指。晚歲讀春秋左氏傳精心有得作古義若干卷對杜氏則有拾遺糾違之功云其所作詁經之文曰述古錄二卷儀徵阮氏刊入文選樓叢書年五十六卒於官。

垢字獻之號十蘭少穎敏有過人之資顧家貧無力就外傳則閉戶自力學凡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史記漢書許氏說文杜氏通典以及馬鄭孔賈之言皆能錯綜其義既補諸生益困乏不能自存乃走依詹事京師君素勗學不習爲詩酒徵逐詹事以其通許書乃命學篆積三月無所成至患痼一夕忽起濡墨寫篆書乾卦如有神授由是名大起朱笥河先生延爲上客乾隆甲午中順天鄉試副榜貢生



就職州判。至關中，在畢秋帆撫部幕下，與陽湖孫星衍、洪亮吉輩討論訓故輿地之學。畢公以其才，奏留陝西，補授乾州州判，署興平、韓城等縣，嗣又兼署武功，適教匪入盤屋，去縣城六十里，則糾鄉勇分據要害，循河夜守，賊不得度渭，危城以全。病風痺，告歸。嘗注史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書法論者，謂不居李陽冰、徐鉉下。晚年右體偏廢，左手作篆尤精，世人藏弃其書，珍如拱璧。所著已刊者：詩音表一卷，車制攷一卷，論語後錄五卷，爾雅釋地四篇，注二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說文解字斟詮十五卷，漢書地理志集釋十六卷，並足駁正前人之誤，不爲異說而要歸於是。古器款識四卷，鏡銘集錄二卷，亦開後來攷證金石之風。未刊者：曰內則注二卷，史記補注一百二十卷，漢書十表注十卷，聖賢冢墓圖攷十二卷，駢體文二卷，又十六國地理志若干卷，未成。卒年六十三。

東垣字旣勤，號亦軒，大昭子。嘉慶戊午舉人，官浙江松陽縣知縣，調上虞。道光



甲申終於任。承家學，篤好著述。以孟子紹六經之絕緒，傳周孔之淵源，詞約而義精，意深而旨遠，而世傳注疏，繆舛特甚，俗說流行，經義寢晦，乃作孟子解誼，共分七例：一曰正刊誤，二曰正舊注，三曰集衆說，四曰存鄙見，五曰正音讀，六曰輯古注，七曰攷異本。成書十四卷。不妄立議論以亂經，不空談義理以媚世。制度則準之禮經，都邑則測其地望，訓故則本之爾雅，說文暨漢儒傳注，折衷羣言，惟歸一是。又撰歷代建元表十卷，建元類聚攷二卷，取正史爲資，間亦參之稗官載記，舉凡正統代號，僭僞國名，帝王世系，歷代興亡，旁逮殊方興廢，外國相承，建元年數，並附其中，而東京以後，幹枝以次編列，東京以前，略不備載，期復古人之舊焉。餘有稽古錄辨譌二卷，崇文總目輯釋六卷，青華閣帖攷異三卷，以及補經義彙若干卷，勤有堂文集若干卷。

釋字子樂，號小廬，可廬次子。家學淵源，究窮經術。徒以困躓伏處，蒙時俗姍笑，爲兒輩所侮，不屑也。先後成十三經漢學句讀，孟子義疏二書。初弟侗，創揚雄方言箋疏，未及成而死，藏笥者十餘年，其姪出以示君，閱其本簡眉牘尾，如蟻攢聚，幾不可辨；閱其用力之勤，懼或久而散佚，乃取而件繫條錄，未及補之，復出刪之，未盡詳之，未安辨之；有因此而及彼者，則觸類而引伸之，竭數年心力始脫稿，自後時加釐正，而塗乙纂改者又十之六，成書十三卷梓行焉。

侗字同人，號趙堂，可廬季子。弱冠，舉嘉慶庚午科順天鄉試。能傳叔父竹汀先生歷算之學。先生撰四史朔閏攷將成，遽捐館，君覆加編次，證以羣書數百種，金石二千通，繙閱釐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球，並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僞齊劉豫用金正朔，其



朔可攷，計與金必同，共增輯一千三百餘條，至廢寢食，乃獲成書。復精於攷辨金石，嗜聚古泉幣，取所見，略循時代先後，依韻分隸，撰古錢待仿錄二卷；而有史志可徵，暨稗官野乘，足與錢文相發明者，別著錢幣圖攷。惟吳語詮若干卷，以聲音隨俗變移，字亦因聲改易；且俚俗所稱，半皆有聲無字之字；唐宋後小學書，率以委巷所製，僞字當之，竊取諧聲之義，益以偏旁，孳乳寔多，伊於胡底；乃據平日習聞方音，分類臚列，各原其聲轉之由，欲俾流俗承訛，悉衷古音，惜竟不傳。詩文曰樂斯堂文集。





# 吳派經學家列傳第四

## 敘目

吳派經學，以惠棟爲大師，弟子著學統者遍大江南北。其教於江南者，則有江聲余蕭客。大抵篤於尊信，綴次古義。而王錢孫洪轉相號召，乃稍益發舒，兼涉子史。其教於江北者，則有汪中劉台拱李惇以次興起；皆陳義高古，淵乎古訓是則。流風所被，乾嘉上下百年間稱極盛焉。

〔陳啓源〕

附〔朱鶴齡〕

（改入先導大師列傳）

沈

彤附吳廷華

盛世佐

鳳韶

江

聲附孫沅

余蕭客

陳朱遠在  
清初不應  
附此  
（太炎）

江藩

王鳴盛附鷓鴣詔 費士璣

吳凌雲

嘉定陳氏父子傳 詩庭 璩

朱右曾附朱大韶

孫星衍附畢亨

洪亮吉

褚寅亮附吳卓信

金日追

王聘珍

汪中附子喜孫 賈田祖 顧九苞 顧鳳毛



李 惇

宋綿初附子保

張宗泰（另詳作史學家列傳）

武進臧氏兄弟傳

庸禮堂  
附程際盛

閩縣陳氏父子傳

壽祺 喬樞

李賡芸

王紹蘭

趙 坦

李貽德

臧壽恭

〔寶應劉氏三世傳〕

台拱 寶楠 恭冕

劉氏三世  
及凌堊之  
徒與吳派  
不同  
（太炎）

吳派經學家列傳第四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凌堃〕（改入皖派經學家列傳）

陽湖洪氏兄弟傳麟孫 飴孫  
（另詳攷史學家列傳）



沈彤 附吳廷華 盛世佐 鳳韶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江蘇吳江人。康熙間，何義門以古學倡導東南，四方從遊弟子著錄者甚衆，惟陳季方少章稱最，而果堂爲之後勁。少淳篤，盡洗吳中名士習氣。讀書以窮經爲根柢，貫穿古人之異同，務求其至是。文章不屑辭華，獨抒心得。顧閻淡自修，世鮮知之者。乾隆元年，由諸生應博學鴻詞科，緣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不入選。有大薦修三禮暨大清一統志，議叙授九品官，恥不仕，遂以親老乞歸。居喪不苟葷，不內寢，動中乎禮。窮年屹屹，閉門撰述，羣經皆有考訂。

其學長於三禮。以宋歐陽修疑周官官多田少，祿且不給，其有辨者，率以璠官爲辭，乃詳制周制，著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成周官祿田考三卷。又嘗爲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援據典覈，自鄭注賈疏後，推爲特精。復撰儀禮

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爲之箋疏，足訂舊義之謬。

惠定宇撰古文尙書考，爲作序，推許備至。以爲「二十五篇之古文，非不依於義理，顧後儒之作雖精醇，不可以混淆聖籍。揚子文中子之擬經，皆謂之僭，况以僞亂眞者！故欲尊古經，必辨後出者之僞；而欲辨後出者之僞，必據其前之眞者而後可。此定宇之書所以高出於羣言也！」

居恆講求經世之務，所著保甲論，與安溪李光型保甲說並能剖析利病，見稱於時。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之分邑也，於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修志者之式。其他尙有尙書小疏一卷，春秋左傳小疏一卷，果堂集十二卷，彙通醫術，又爲氣穴攷略，內經本論，各若干卷。卒年六十五。

附 吳廷華字中林，號東璧，浙江仁和人。康熙甲午舉人。官福建海防同知。生平於六



經箋疏，無所不窺。嘗以薦預纂修三禮義疏，得遍覽中秘儲書之古今先儒著述，故禮學尤爲賅洽。撰周禮疑義四十四卷，儀禮疑義五十卷，禮記疑義七十二卷，彙凡百數十冊，惜以卷帙浩繁，無力刊行。昭文張海鵬曾鈔入治經堂續經解，亦未遑授梓。今傳世者止儀禮章句十七卷。以經文敘次質直，無脉絡起止可尋，又自一字至數十字，句多奇零不整，語語澀口，且監本與石本各有脫誤，鄭注與賈疏不免膠轕，用是刪繁取約，補脫勘訛，作爲此書。一篇之中，畫其節目；一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多本鄭賈箋疏，間亦采他說附案以發明之。至喪服特關教孝要道，則倍加詳審。論者謂雖不逮張蒿庵，而較勝於馬德章云。

盛世佐字庸三，浙江秀水人。乾隆戊辰進士，官龍里縣知縣。深於經學。嘗裒輯先秦迄於近代說儀禮者一百九十七家，成儀禮集編十七卷。以朱子通解析諸篇之



記分隸經文，嫌於經傳混淆，爲晦庵未定之藁，故斯編，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一依鄭氏之舊。於士冠，士相見，喪服，諸篇傳寫錯出者，則從蔡氏攷定武成之例，別定次序附末，而不敢移易經文。凡編次衆說，一以時代爲序，二說略同，則錄前而置後，後足以發前所未備，始兼錄之；間有己見，更綴於諸儒之後，辨其異同，務歸至當。其抉擇之嚴，裁斷之精，直欲與唐李氏周易集解，宋衛氏禮記集說相驂靳。又撮取大要，作綱領十二篇，列諸卷首，上自制作之本原，下逮授受源流，先儒評論得失，皆著之，俾讀者有以攷焉。

鳳韶字德隆，江蘇江陰人。歲貢生。所居濱江，邨巷僻陋，聚生徒謀糈以爲食。與惠戴諸先生隔絕，不能遍見其所著書；顧能深思獨造，治經精密。著述盈笥，皆隨筆條記，屢雜無次序。其門人始輯其說之涉四書者刊之，曰四書補攷。又松江吳氏刊於藝海珠塵中者，曰讀書瑣記，更僅寥寥數條，均非其全。卒年七十餘。後九年，武進李



兆洛總輯遺稿爲鳳氏經說三卷於是君之學乃表曝於世云。

## 江聲 附孫沅

江聲本字鱣，後改叔灑，晚因性不諧俗，取良背之義，自號良庭。江蘇吳縣人。少與其兄筠同學，不事帖括。幼讀尚書，卽怪古文與今文不類。比長，師事惠松崖，受古文尚書考，又讀閻潛邱尚書古文疏證，因益專力於書。念唐貞觀時爲諸經正義者，自詩禮公羊外，皆取晉人後出之經，而漢儒專家師法反不傳。松崖旣作周易述，搜討古學，於是亦撰尚書集注音疏，以存二十九篇，而別梅氏所上二十八篇之僞造。取書傳所引湯征泰誓諸篇逸文，按書序入錄。又採說文經子所引書古文本字，更正秦人隸書，及開元中改易古字之謬。輯鄭康成注，并漢儒逸說，參以己見，爲之疏。凡四易稿，積十餘年，然後成書。共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前後述外篇一卷。

先生精治說文，病後世深求考老轉注之義，至以篆迹泥之，著六書說一卷。謂「建類一首，卽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也。」時治小學者多以爲允。孫淵如通之云：「爾雅肇祖元胎之屬，始也，亦建類一首；肇祖元胎皆爲始，亦同類相受。說文此類甚多。推考老之訓，如口部之咽隘也，走部之走趨也，猶之考注老，老注考矣。其同在口部走部，卽建類一首。」先生引爲知言。獨戴東原疑貫全部，則義太廣，乃折之曰：「若止考老爲轉注，不已隘呼？且諧聲一義，不貫全部乎？」先生與東原以學相重，其和而不同如此。

先生生平不肯爲俗字，尺牘書疏皆依說文。至寫尙書「灋水」依淮南作「灋」，「汝乃是不獲」依爾雅義作「孟」。人目爲迂僻，輒不改也。每欲取經子古書，悉繩以說文，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未成。

先生內行甚修，對家屬若賓客。惟色故和悅，而性耿介弗妄取。孫淵如以一縑贈，



累書千言，却而後受之。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蘇撫費文恪公首以先生薦，賜六品服。年七十八，卒於家。所著傳者，除尚書集注音疏及六書說外，有論語埃質三卷，恆星說一卷，良庭小慧一卷。

附 孫沅字子蘭，優貢生。爲文好竊渺之思，屢試於鄉不得當，而科歲試輒冠儕偶。平生最精說文，段玉裁作解字注，多所商榷。嘗以說文五百四十部從段氏音韻表七部編之，字爲之注，凡段氏之譌者，加駁正焉。惟全書卷帙繁重，未克付梓。僅說文釋例二卷，載許學叢書中。世傳工篆書，至君尤變化神妙，自成一家。得古文之法於彭尺木，兼工填詞。先後一游閩粵，餘則里居教授時爲多。弟子成材者甚衆。卒年七十一。詩文爲染香齋文集二卷，外集一卷。

## 余蕭客

余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江蘇吳縣人。生五歲，父客游不歸，母顏教以四子書五經，夜則課文選及唐宋人詩古文。十五通羣經，卽知理氣空言，無補經術。思讀漢唐注疏，家貧不能具，借之於書棚徐姓。匝月畢左傳疏，徐大驚曰：「子奇人也！」贈以注疏全本暨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肆經史，益務博覽。聞有異書，必假鈔錄。同邑朱奐藏書甲吳中，延先生教讀，館於滋蘭堂，因得悉窺四部之富。嗣又問道藏於玄妙觀，閱釋藏於南禪寺。居恆手一編弗輟，日不足，復繼之以夜，竟至目力虧損，不見一物，後雖治愈，然僅能讀大字本而已。

初作爾雅舊注疏未就，先成注雅別鈔八卷，專攻陸佃羅願，質諸惠松崖，惠謂：「陸氏乃安石新學，羅亦非有宋大儒，均不必辨。子讀書撰著，當務其大者遠者。」先生聞之，矍然，遂執贄受業稱弟子。益自磨礪，念唐以前經說頗多闕遺，欲求補之，乃繙覽訓典，旁逮唐宋諸類書，有可採摘，卽付之楮翰，歲月積久，篇帙略備，乃依經文詮次，其



間多寡，亦微有準繩；辭采豐蔚，則掇其菁英；一二僅存，則隨條備錄；兼注所引書名卷第，以示不由臆撰；爲古經解鈎沈三十卷。凡周易二，尙書三，毛詩二，周禮一，儀禮二，禮記四，左傳八，公穀孝經論語各一，孟子二，爾雅三，冠以諸儒姓氏著述，爲敍錄一卷。

方恪敏公觀承督直隸，聞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間游京師，與朱笥河學士，紀文達公，胡文恪公相友善，咸稱其深甯亭林之間。緣目疾復作，舉戴東原自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生徒極盛。卒年四十有七。

并精選學，著有文選紀聞三十卷，雜題三十卷，音義八卷。注雅別鈔，悔少作未梓。選音樓詩拾若干卷，哀音微茫，得騷人之遺意焉。

## 江藩

江藩字子屏，號鄭堂，江蘇甘泉人。少授業于惠松崖江叔澐，余古農。博綜羣經，尤



熟於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輒自言文無八家氣，時目爲狂生。作河賦數千言，典麗雄偉，可以上方郭景純江賦，人爭傳錄焉。嘗著善本書萬餘卷，歲飢盡以易米。繪書集圖志，咸四方名宿題詠殆徧。撰高宗詩集注，由韓城王相國杰進呈，恩賞御製詩文集，復諭召對。值林爽文陷臺灣，報至，遂輟。落魄而歸。飢驅至粵，阮文達延修通志，書成，修脯累千金，隨手揮霍略盡。凡以布衣而爲掌故宗者，垂二十年。蓋少爲方聞士，且生於典籍之區，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上下齟齬，萬聞千睹，因勒成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受，清代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成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儒撰述之專精漢學者，仿唐陸氏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成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義旨嚴正，文詞茂美，雖間或失之顛固，然能甄擇無汎愛。如陳啓源說詩「西方美人」一言不善，卽削其姓氏。而宋學所錄，止窮檐苦行，擯南方浮華士。一命以上，才有政治聲聞，亦斥不載。龔定



庵謂其「窺氣運之大源，孤神明以深往。」殆非過譽。

初年十八，撰爾雅正字，以說文爲指歸；說文所無之字，或考定古文，或旁通假借，不敢妄改。王光祿西莊見之，極嘆賞。晚年，重加刪定，成爾雅小箋五卷。縱不逮恂九之備，辨析形聲，差愈於二雲矣。

他著：周易述補一卷，申松崖之賸義，樂懸考二卷，可見古人制度；隸經文四卷，則說經之緒餘也。別有炳燭室雜文一卷，扁舟載酒詞二卷，均刊行。

王鳴盛

附弟鳴韶

費士璣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江蘇嘉定人。幼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七，補諸生。歲科試屢獲前列，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蘇撫陳大受取入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昶、德甫、吳泰來、金晉、趙文哲、損之、諸

人唱和；沈尙書歸愚以爲不下一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講經義，知訓詁必以漢儒爲宗。服膺尙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太誓固僞，而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真僞辨，而尙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得力矣。

先生以乾隆丁卯舉江南鄉試，甲戌會試中式，殿試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掌院事蔣文恪公溥重其學，延爲上客。戊寅大考翰詹，特擢一等，超遷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典試福建，未歲事，卽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朝，召對，天語甚溫。會御史論其馳驛不謹，被議，鑄級尋授光祿寺卿。丁未遭母憂，去職。以父年高，遂不赴補。家居者三十年。

先生性儉約，無玩好之儲，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研誦窮日夕，絕不與當事通謁。惟喜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獎賞每不去口。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一



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宗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經注則出於魏晉人，未爲醇備。故所撰尙書後案二十卷，專主鄭康成；鄭注亡逸者，采馬王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嚮壁虛造，間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足與惠氏周易述相埒。

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蹟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蛾術篇百卷，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仿王深甯顧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加博瞻。古文紆徐敦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詩早歲宗仰「盛唐」，獨愛李義山，吟咏甚富，集凡四十卷。自束髮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六十八，兩目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針之而愈，著書如常時。七十六卒。



附

弟鳴韶字鶚起，初名廷諤，字儀鳳，更字夔律，自號鶴谿子。幼濡染家學，高自期許。稍長，涉獵羣書，慕洪景廬王伯厚陶九成之風，好評論古今人物，侃侃伉伉，不肯隨聲附和。西莊官京師，君侍二親在家，而學日益進。學使侍郎夢麟賞其文，用廷諤名補新陽縣學生員。後始更今名。性落拓，淡于榮利。閉門兩版，端坐雜誦，獨抱遺經。治古文以清簡爲工，兼善詩畫。西莊自列卿家居，以詩文提倡後進，嘗評選江左十二子詩，鶴谿佔其一，論者不以爲私。錢竹汀視學廣東，邀與俱往，途中遇名勝必遊覽題詠，歸而授徒講業終焉。生平喜鈔書，所藏多善本。尤喜元明人書畫，眞贋入手立辨。於呂中文獻，留心搜訪，寺觀橋梁，殘碑隻字，躬自摹拓，考證異同，以補志乘之闕。談先達遺事，世系派別，里居遷徙，立身賢否，歷歷如在目前。著春秋三傳攷，十三經異義，祖德述聞，逸野堂雜錄，粵東竊記，竹窗瑣碎，共若干卷。詩文曰鶴谿牘稿十卷。



費士機字玉衡，亦字在軒，江蘇嘉定人。以歲貢舉嘉慶戊午順天鄉試，大挑用知縣，分發貴州，署都勻通判。歸卒於家。少穎悟，過目成誦。五經三禮註疏，悉能闇記無遺。古禮同異之辨，言之如指掌。兼治漢易，受業王光祿錢詹事門，得其指授。於光祿之學尤能篤信，故西莊先生嘗曰：「吾門下以金子璞園爲第一，費子在軒次之。」蓋稱許如此。著述惜多未就。

### 吳凌雲

吳凌雲字得青，號客槎，江蘇嘉定人。歲貢生。師承漢學，晚嘗假館錢竹汀孱守齋，得悉發所藏書讀之，聞見益廓，研究益精。遂取十三經釋文，最錄其文字聲音訓詁之互異者，而剖析其義類，折衷許書，實事求是，不苟依傍前賢，亦不妄與前賢駁難。惜未卒業而歿。年五十七。然論列已逮爾雅釋言，僅闕孟子而已。竹汀且間采其言入養新

錄。海鹽陳其幹獲手稿，釐爲經說三卷，附小學廣韻說各一卷，總曰吳氏遺書。中如引護網，證葛覃是護，以食哺小兒曰飶，證棠棣飲酒之飶，昔當證儀禮鄉射記韋當，誤以酒酢謂之亨，證禮運以亨以爻之數，皆世俗恆言，而簡質精卓，辭達理舉。小學諸說，則謂身當訓家人有身，后當訓尾下竅，甘卽古柑字，卜卽古報字，弗卽古紉字，來卽古賚字，夷弔等字并象纏束形。又推本造文之始，闡發前人未宣之秘，無不典核明析。

嘉定陳氏父子傳 詩庭 璩

陳詩庭字令華，一字蓮夫，號妙士，江蘇嘉定人。嘉慶己未進士。性篤實，精研六書，得漢儒家法。以學行著於時。爲錢竹汀先生入室弟子。嘗著說文聲義八卷，讀書證疑二十八卷，多闡發潛研未竟之緒。尙有深柳居詩文集六卷。卒年四十七。



子璩字聘侯，一字恬生。自幼濡染庭訓，年十七而孤，忍飢誦經，爲童子師，以自給。撫三弟俱入邑庠。仲叔又早世，爲存卹其子。長於書數之學，自署六九學人。邢春圃尙書，毛伯雨、張小浦兩侍郎，先後視學江蘇，拔君經學爲通省冠，以國士目之。道光甲辰，徐辛庵侍郎典試江南，闈中搜索幽逸，所錄皆績學士。君與侍郎有舊，論者不以爲私。居恆謂：『學者通經，必先識字，不有說文，何以究蒼雅之遺文，篆籀之微指。顧說文之存於今者，誤盪脫落，竄入改易，許君原本，僅十之六七，惟所稱諸經雖亦更傳寫，遂錄而證以他書，漢儒之訓詁，七十子之大義微言，往往而在。由文字以究聲音，由聲音以通故訓，研經之津逮，識字之指歸也。』因作說文引經攷證七卷，而附以說文引經互異說一卷。又取經傳及近儒諸說，攷據參證，輔韋昭之所不及，成國語翼解六卷。其他春秋歲星算例、說文舉例若干卷，皆精深閎遠，發前人所未發。卒年五十九。

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通其義。錢大昕主鍾山書院，深器之。陝西巡撫畢沅招入幕府，畢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墨子，及校刻惠棟諸書，皆先生手定。

乾隆五十一年，朱珪典試江南，在都與彭元瑞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及搜遺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先生，而汪實未就試。明年，賜進士第二人，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軀軀如畏』語，大學士和坤疑爲別字，置二等，以部曹用。補刑部主事，總辦秋審。每有疑獄，輒依古義平議行，所平反全活甚衆。

乾隆六十年，外簡山東兗沂曹濟道。既蒞任，政事之暇，尤喜考古，以濟陰湯陵在曹南，其山西滎河縣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相沿之誤，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並考滎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



湯未爲典要。後再官山左，卒令曹縣，令修葺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尋署按察使事，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凡權臬七閱月，平反數十百獄，活死罪誣服者十餘人。先生又以先儒伏生及鄭康成，功在經傳，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議格而伏允行。旋回河道本任。值曹工漫溢，應賠壩工銀鉅萬。未幾，丁母憂歸，僑寓金陵。

嘉慶六年，浙撫阮元聘先生主詁經精舍講席。以經史疑義課士，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探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請業者盈門。未十年，舍中士掇巍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

先生淡于宦情，服闋後，游吳越數年，終以河工償項故，不得已再出。嘉慶十年，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三年，乞假省迎老父於江南。抵江寧，糾族衆建孫子祠。回任自郟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墓，得羴羊井銘於縣署。又訪曾皙南城葬處，及澹臺子



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並訪左伯桃羊角哀墓，皆爲文紀其事。又得秦時展氏先塋碑，知柳下惠墓在泰安，更封樹之。

先生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又逸文三篇。更爲尙書古今文注疏三十卷，考證詳備，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專精如此。治尙書之學者，莫不視爲最完善之本焉。

先生又善校書，寫刻必訪宋本。高麗使臣樸齊家于都肆，見先生所校書，愛之，書「問字堂」以贈。尤好聚書，聞有善本，借鈔無虛日。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原竟委。文在六朝漢魏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所著。又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



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四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三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文稿二卷，詩集若干卷。卒於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年六十有六。——配王采微，工詩善書，有長離閣集。

附 畢亨字恬溪，初名以珣，鄉薦後更今名，山東文登人。愛卽墨勞山九水之幽勝，因又自號九水。從戴東原游。其學主於闡許以通鄭。尤長於校書。與孫淵如交最善。淵如所纂叢書，凡君所乙改，悉仍之，不易一字。其孫子敘錄一卷，則君所撰也。桂未谷作說文義證，引其說至數十百事。嘉慶丁卯，姚文恪公主試山東，以對策賞拔之，得中式。道光丙戌，大挑一等，分發江西，署安義，補崇義縣知縣。卒於官。遺著僅九水山房文存二卷，楊致堂爲刊之。



### 洪亮吉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江蘇陽湖人。生六歲而孤，貧就外家讀，聰穎倍常兒。年二十四，補諸生。朱學士筠督學安徽，往從之，所交多知名士。始好詞章，至是乃兼治經史之學。性至孝，篤仁義。常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會客處州，母卒，弟不敢訃，但爲書言母病促歸，途次得狀，號踴落水中，遇救，久之方甦。後忌日，輒不食。居陝時，摯友黃景仁病困安邑將死，馳亟託以身後事，聞訊，卽四晝夜走七百餘里，扶其柩回籍，且營葬焉。乾隆庚子，中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授編修。充石經館收掌，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壬子，分校鄉闈，旋拜視學貴州命。命時尙未散館，蓋異數也。在貴州，疏請禮記以鄭康成注易陳澧格於部議。其教士敦厲實學，由是黔人爭知好古。嘉慶丙辰，散館，充咸安宮總裁。尋入值上書房。御試征邪教疏，指陳規畫，慷慨



千餘言，觸執政忌，抑置三等。以弟喪，引疾歸。己未，赴都哭臨，起充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適川楚賊勢甚張，上方親政，詔求直言。欲有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及座主尚書朱璉，劉尚書權之，冀轉奏。成王等以原書進，大指謂聖躬競業於上，在勤政遠佞；臣工惕厲於下，毋奔競營私。語過激直，上震怒，下軍機刑部會鞫。讞定，擬大辟，特恩免死，戍伊犁。就道日，居民圍觀於馬前，相與咨嗟歎息曰：「此所謂不怕死官洪翰林也！」庚申四月，京師亢旱，上親書特旨釋回。詔午下，而卽夕大雨。計抵伊犁纔百日，漢臣賜還之速，未有如此者。既歸，因自號更生居士。從此枕藉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年六十四。

先生質至直，惜過明恩怨，故自謂「少容人量」。詩文涉筆有奇氣，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於經，深春秋。以杜元凱注春秋左氏傳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五六。乃冥心搜討，以他經正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取賈許服鄭爲主，其撥及通俗文者，亦服氏



所撰也。地理則取班固應劭京相璠等，而晉以前輿地圖經之可信者，間酌採焉。成左傳詁二十卷。又輯三傳古義，成公羊穀梁二卷。於六書通諧聲，謂：「古之訓詁，卽聲音展轉相訓，不離其初。」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而還，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故聲音之理明，而六經之旨得矣。『成漢魏音四卷。復次轉互之訓，成六書轉注錄十卷。依廣雅例，成比雅十卷。在畢尙書沅幕中最久，預修續資治通鑑，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常仿宋書州郡志作補三國疆域志二卷。於要害爭奪之可攷者，著於郡縣下，其郡縣次第於未經分割者，据續漢郡國志分割及廢而復置者，据晉書地理志，上與東漢下與西晉判然不相淆疑者，缺之。又以東晉疆志與實土廣狹不同，僑置名目益多複混，且有不詳其地者，取晉書紀傳，參諸宋魏書，及古地志之僅存者，作東晉疆域志四卷。一以義熙爲斷，其州郡之得而旋失，咸附見焉。又用前例，雜採御覽等書所引當時霸史，及見諸晉宋紀傳均確



有可據者，作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既復纂乾隆府廳州縣志，以今布政司所轄，充以三京，爲圖二十，戶口道里物產悉準一統志輿地表會典等書，詳於城池之興廢，山川之開鑿，暨同知通判駐所，郵亭鎮堡水道陂塘，莫不由今溯古，至形勢戰爭之區，則因事附錄；而名人古蹟冢墓祠宇，概削不載；成書五十卷。其餘詩文集，共八十三卷；詞二卷，樂府三卷，詩話六卷，曉讀書齋雜錄八卷，傳經表通經表各二卷，伊犁日記天山客談，外家記聞各一卷。曾孫用勲重編刊，附以年譜一卷，史目表二卷，題曰：洪北江遺書。惟公穀古義及西夏國志十六卷，稿佚未梓。

褚寅亮 附吳卓信

褚寅亮字摺升，一字鶴侶，江蘇長洲人。乾隆辛未，高宗南巡，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與錢竹汀爲同年友。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尤精治禮，篤好不倦。



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然知鄭義之必可從，元敖君善之說之無可據。嘗謂：『宋人說經，每好標新立異，弁髦古注。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泊。至君善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臆，專攻高密。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蓋其宗旨不在解經，殊有意與康成爲難，特巧於立言，含而不露，若無心於排擊者，是以入其彀中且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或改竄經文，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乃著儀禮管見三卷，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辨者亦莫能致其喙。並精天文厯算，長句股和較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竹汀撰三統術衍，爲校正刊本誤字，錢服其精審。早年習公羊何氏之學，成公羊釋例三十篇。謂：『三傳僅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嘗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成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復有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



記七卷。乙未以病告歸，卒於家。

附 吳卓信字瑣儒，江蘇常熟人。少孤，遺產頗自給，一旦盡鬻去，購書數萬卷，且讀且著書，晨炊不繼不顧也。先輩邵齊熊、吳蔚光咸折節與交。於書無不窺，尤好典章經制之學，奮然欲追杜鄭馬王而起。獨不喜爲時文。年三十餘，猶困童子試。合河康基田陳臬江蘇，寓意邑令拔置第一，補諸生。自是益厭棄舉業，思壯游以證所學。客淮徐間最久，已游齊魯，走京師，公卿爭羅致之，輒落無所就。轉之秦中，覽山川形勢，盡拓漢唐金石以歸。會康公歿，慨然曰：「天下無知我者矣！」遂杜門不出，手定其文爲四十篇，率謹嚴簡潔，稍涉泛應者悉刪去。著書甚富，遺稿大半散佚，祇喪禮經傳約一卷，言簡意賅，折衷至當。潘文勤刊於滂喜齋叢書中。

## 金日追

金曰追字對揚，號璞園，江蘇嘉定人。歲貢生。爲王西莊高第弟子。研究實學，好古而具深識。其於九經正義，旁及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精心讎校，並有成書。統名曰十三經注疏正譌。就中儀禮正譌十七卷，取朱子通解爲主，輔以宋楊復之圖，元敖繼公之說，明陳鍾兩鄭注本，以及近代崑山顧氏之九經誤字考，濟陽張氏之句讀，山陰馬氏之易讀，吳江沈氏之小疏，凡一字一句之異同，莫不博加考定，折衷至當，取較諸家所得，蓋不啻增而數倍之。卽就顧氏所校經文，與君所校參觀，若士昏禮一篇，「主人」至「答拜」節，「主人拂几受校」，「校當改校」，「饌于」至「皆蓋」節，「菹醢四豆」，「菹當改菹」，「女從」至「其後」節，「被纁黼」，「纁當改纁」，「席於北牖下」節，牖當改墉，「命之」至「宗乃」節，「命之辭曰」，「辭字衍」。——此五條，皆顧氏之所未及。他可知矣。惜未見宋元刊本，則時會所限，固不足爲君病也。



# 王聘珍

王聘珍字實齋，江西南城人。嘉慶己巳，以拔貢生就博士選。而學豐遇齋，晚更抱「西河之痛」，鬱鬱不得志，遂卒。

君爲人厚重誠篤，有古人風。阮文達識之，翁覃溪許，延教家塾子弟者有年。初自垂髫，受書於父，卽口授大戴記，凡誦習幾數十載。惜舊注之少，且又不盡允當，乃稟承庭訓，博訪通儒，融會鄭氏說經諸書，分節注之，成解詁十三卷。以爲大戴與小戴同受業，后蒼各取孔壁古文記，非小戴刪大戴，馬融足少戴也。禮察保傳，語及秦亡，乃孔囊等所合藏，是賈誼有取於古記，非古記采及新書也。三朝記曾子，乃劉氏分屬九流，非大戴所稟集也。稿前後數易，其校經文也，專守古本爲家法。有懲於近日諸儒妄據他書，逕改經文之失。其作解故也，義精語潔，恪遵漢法，多所發明，亦孔撝約諸家所未及。

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爲功鉅矣！別有周禮學儀禮學殘稿，亦收王氏續經解中。

汪中 附子喜孫 賈田祖 顧九苞 顧鳳毛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幼孤貧，賴母氏授讀。少長，游書肆，得借閱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爲通人。年二十，學使李因培試射雁賦，以第一人入學。然時尙未之知。適儀徵火壞鹽船，焚溺死者千餘，因著哀鹽船文，杭編修大宗奇其作，廣爲延譽。復受知於鄭贊善炳世，沈按察椒園，錢詹事曉徵諸君，名益起。乾隆丁酉，謝侍郎墉督學江蘇，選充拔貢，嘗曰：「吾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學，吾北面事之矣！」其禮重如此。顧困於貧窶，每游四方，營甘旨以養母。歷就安徽學政朱竹君及太平知府沈業富甯紹台道馮廷承幕，所至皆尊爲上客。會游武昌，謁畢秋帆尙書，爲撰黃鶴樓銘；歙縣程瑤田書石，嘉



定錢坵篆額，時人目爲三絕。惟殊落落寡合。其後益困悴無聊賴，乃作弔黃祖文，擬劉孝標自序以寫懷自傷。於是閉戶不復出。丙午，朱文正公以侍郎典試江南，思得先生爲選首，不知實未與試也。深感知遇，因上書請執弟子禮，尋往就謁於錢塘。朱公謂之曰：『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曾覽朱育對濮陽興語，喜其賅洽，吾子諮於故實，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諭余乎？』先生應時成廣陵對一篇，凡三千言，文正嘆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晚歲巡鹽御史全德聞其名，使司文匯閣所須四庫書。甲寅，以檢校往杭州，卒於西湖葛嶺僧舍，年五十一。先生事母至孝，嘗稱貸以供母，侍疾累晝夜不寢，勤勞無倦容。且篤師友之誼，雖一飯終身不忘，披榛拜墓，存卹衰門，往往過於生前。惟性伉直，不言佛老陰陽神怪之說，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學。朱子之外，有舉其名者，必痛詆之。於時流不輕許可，有盛名於世者，益肆譏彈。人或規之，則曰：『吾所罵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亂苗耳。』然



當世通儒，雅才若錢曉徵、程易疇、王懷祖、孔衆仲、劉端臨諸先生，或以師事之，或以友事之，終身稱道弗衰焉。

先生爲學殊賅博，經傳諸史，旁逮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復推六經之指，以合於世用。凡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皆博問而切究之。其治尙書，撰尙書考異，治禮，溯源於荀卿賈傳，綱提條析，得其會通。於喪服用力最深，惜未成書。撰儀禮經注正譌，大戴禮記補注，治小學，撰爾雅補注，又撰小學說文求端，羽翼蒼雅，深探乎聲音訓詁之原。治春秋，撰春秋述義，識議超卓，論者謂唐以下所未有也。

清初，二顧輿地之學，歷二百年，江左莫能繼。先生於諸史地理山川隄要，講畫瞭然，口若懸河。論關內東吳江北淮南之形勝，則有秦蠶食六國表，金陵地圖考，廣陵通典，博稽三代典禮。——至於文字訓詁名物象數，成一家言，爲述學。依據經證，實事求是，爲知新記。又撰春秋後傳，國語正譌，舊學蓄疑，彊識錄，藏於家。今傳者祇廣陵通典。



十卷經義知新記一卷，舊學蓄疑一卷，而述學一書，屬稿未成，後乃以撰著之文分內外篇六卷刊行，然其間於世所稱哀鹽船文、黃鶴樓銘、廣陵對外解經，尤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率依據經傳，箴砭俗學。凡所爲文，亦多有益經術，維持世道云。

附子喜，孫字孟慈，後更名喜荀，容甫歿於杭州，時僅九齡。少長，能讀父書，溺志於學。嘉慶丁卯舉鄉試，援例爲內閣中書，升戶部員外郎。言於管理部務大學士英和，奏免河工徵民積欠八十二萬兩。丁母憂，服闋，道光癸巳入都，奉命往東河學習，河督栗毓美深倚重之，奏保用知府，賞加道銜。乙巳，補河南懷慶府知府。下車之始，日坐堂皇，審結積案百數十起。暇輒巡行郊野間，問民疾苦，修葺數文書院，課士首以經史，文風稱盛。濬濟河，使復故道。又引沁流至王曲村，溉田數百頃，民稱之曰「新開汪公河」。會值大旱，步行赴白龍潭取水歸，大雨立霽，亦因以積勞病卒。所學由聲



音以通訓詁，由訓詁以通名物，由名物以通周秦大義，周孔古書，而要以經明行修，通經致用爲歸。觀其上張石洲一書，尤能融會漢宋，力除門戶之見，與獨抱遺經，經自守者異矣。著有國朝名臣言行錄，經師言行錄，尙友記，從政錄，孤兒編，且住庵詩文稿若干卷。

賈田祖字稻孫，又字禮耕，江蘇高郵人。年十三，卽補博士弟子員。久之，始食餼。好學，多所涉獵。尤嗜左氏春秋，寢食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工爲詩，所作凡三千餘首。發言深摯，哀樂過人。伯兄有痼疾，喜怒失中，事之曲得其情，矜立名節，奮志疾邪，少所容貸。及其所善，窮檐末學，一節之異，終身咨誦，不可弭忘。與同里李孝臣、王懷祖友。三人皆善飲酒，酣輒鉤析經義，間以歌詩，往牒舊聞，汎演旁出，嘲噱風生，戲而不虐。洎夫述先正之明清，傷末俗之流失，聲情激越，恆蓋其坐人，故雖窮老而志不衰。乾隆丁酉，試於泰州，一夕而卒，年六十四歲。所著率無傳。然汪容甫志其



墓，深致推挹。容甫不輕許人，其言要可信也。容甫子喜孫爲哀遺詩，成四卷，刊行於世。

顧九苞字文子，江蘇興化人。博聞強記，治經尤長於毛詩三禮。母任氏，——子田先生之祖姑。——文子之學蓋多得乎母教也。乾隆辛丑成進士，未仕而卒。

子鳳毛，字超宗，號小謝。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卽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董子求兩考，楚辭韻考，入聲韻考，諸書。乾隆甲辰，高宗南巡，召試，欽取二等。復中戊申科副榜貢生。卒年二十七。

### 李 惇

李惇字成裕，又字孝臣，江蘇高郵人。其先由蘇遷揚，祖父皆以州文學力行善事。君幼讀書穎異，七歲卽知解經，有神童之目。既長，博洽通敏，尤深於詩及春秋三傳。友

同郡王念孫、汪中、劉台拱、顧九苞，任大椿諸人，力倡古學，極一時之盛。晚好厯算，得宣城梅氏書，盡通其術。後與嘉定錢塘齊名。內性淳篤，事母孝，侍疾居喪，咸盡禮。質直寡言，惟講學則騁其辯。久困諸生，以高等將貢國學，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爲親營棺斂，送歸其家，竟不入試。學使謝墉聞而嘆曰：「李生以博學名，而敦行復乃爾，誠今之古人也！」乾隆己亥，始中式舉人，明年成進士，注選知縣，南歸。學使彭芸楣侍郎聘主暨陽書院，勵諸生以樸學。櫻末疾卒於家，年五十一。

君所著書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匱大誥康誥三篇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車制考，左傳通釋，說文引書字異考，讀史碎金，杜氏七齋補，渾天圖說，詩文集等，多未見於世。僅羣經識小八卷，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則。——若論書洪範「子孫其逢吉」，當讀至逢字絕句，與上文從同字協韻。詩「濟盈不濡軌」，謂軌字自有二義，不必從釋文作軌。——率精確不磨，發前人所未發，阮文達收入學



海堂經解中。

宋綿初 附子保

宋綿初字守端，號虬園，江蘇高郵人。爲學勤敏，幼卽晝聲夙序。學使彭文勤公元瑞，揚州安定書院主講蔣士銓，最知賞之。舉乾隆丁酉拔貢，選教職，歷任五河、清河、諸縣教諭，課士多有成。中年無意科名，博覽經世書，凡所纂述，以賅洽著稱。說經貫串古義，亦爲當代經師推服。歸築書種堂訓育子弟，以老疾卒。著有韓詩內傳徵四卷，徵引翔實，訓故明詳，深得西漢今文家法。釋服二卷，自冕服深衣，下逮履舄之類，莫不原原本本，曲加攷訂。其餘困知錄，是亦山房文集，虬園詩存，遺稿均未刊。

附 子保字定之，一字小城。能世其家學。早歲遊庠，食餼入都，以廩貢生肄業成均。從學同里王侍御念孫之門，究心聲音訓詁，得經義會通，不囿於漢宋門戶。邵學士與桐，

錢少詹曉徵，孫觀察季述諸老宿，皆深加契識。出作司訓，疊權諸邑篆，學使多刮目相待，蓋知名久也。所著諸聲補逸十四卷，刊入鄒學叢書。尙有爾雅集注、京筆雜記、治河紀略各書，藏於家。

### 武進臧氏兄弟傳

庸禮堂  
附程際盛

臧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乾隆中，盧學士文昭主常州書院，君往受經學，抱其高祖玉琳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於學士，學士驚異之，於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嗣在蘇州從錢辛楣、王德甫、段若膺諸先生研究學術，錢王因薦於鄂督畢秋帆所，授其孫蘭慶經。嘉慶丁巳，阮文達督浙江學政，延助輯經籍纂詁，書成，尋爲校刊於廣東。庚申，文達撫浙，新闢詁經精舍，復延之佐校十三經注疏。兩應順天鄉試不售。在京師，侍講王伯申、桂香東，編修吳美存，咸加禮重。既受美存聘修中州文獻，卽卒於吳氏。



館年四十五。

君爲人沈默敦重，天性孝友。其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兵部周生謂其好學深造，如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亟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嘗謂：「戴東原所爲毛鄭詩，好逞臆說，以奪舊學。惠定字好用古字，所校李氏易集解與開成石刻往往互異。近得明刻版勘對，始知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惠所私改也。」雖堅守師說，甚得「和而不同」之義。

又生平考古最勤，故輯古之書亦多。子夏易傳一卷，以爲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採釋文正義集解，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致如王應麟，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譌一卷，顧千里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二卷，說文舊音考二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



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審過人。他著有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拜經堂文集四卷。

弟禮堂字和貴，秉質淳篤，且至孝。家貧無僕役，躬執爨以爲養。父久瘡畏寒，自潛溫被，恐熏燎不利於病體也。迨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母疾，剗股和藥以進，并禱諸神，乞減算益母壽。母尋愈，而君竟夭，年止三十。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則豫撰戒辭，使女嬪莊誦，俾立聽畢，乃合香如禮。少溺苦於學，擅稽六藝，討論蒼雅，從伯兄鏞堂受業，事之如師，然有過輒規諫。大興朱文正公嘗稱其文行。阮文達聘襄經籍纂詁，所著說文引經攷十三卷，段若膺王伯申皆服其精確。又輯錄傳記孝子孝婦諸節行，成古今孝傳，尤有裨于倫紀。他著南宋石經攷，愛日居筆記共若干卷。卒之日，鏞堂在



京聞訃，哭之慟，爲私諡曰「孝節」。

附程際盛字奐若，號東冶，江蘇長洲人。乾隆庚子成進士，授內閣中書，累官至湖廣道監察御史。由舍人游歷蘭臺，奉職三十餘年，退食而歸，惟以汲古窮經爲務。見三禮文字互異，諸儒各記所聞，不可強合，鄭君或以今文易之，仍載古文古音，不輕改一字，以尊經典，乃手摘其要，區分三卷，曰：周禮古書攷，曰：儀禮古文今文攷，曰：禮記古訓攷。其中鈎稽推挾，自爲證明，尤不務泛濫旁涉，極得治經之體。又撰駢字分箋二卷，續方言補二卷，說文古語攷二卷，均裨益於小學。雜著有清河偶鈔，稻香樓集。

閩縣陳氏父子傳 壽祺 喬樞

陳壽祺字恭甫，一字葦仁，號左海，晚自號隱屏山人，福建閩縣人。九歲遍羣經，稍長，文驚老宿。修贄孟瓶庵。孟待以國士，語人曰：「起陳生是也。」



嘉慶己未舉進士，出朱珪阮元門。在都下盡

正十三經

專爲鄭許之學。

以疏通經傳，與同年張憲言王引之并負重譽。散館將

授編修。尋假

歸，阮元方撫浙，延主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阮既校

經籍纂詁，仍思

蒼萃羣經古義，成經邪一書。先生定義例十條上之。——一曰探原本，二曰鈎微言，三

曰綜大義，四曰備古禮，五曰存漢學，六曰證傳注，七曰通互詮，八曰辨勦說，九曰正謬

解，十曰廣異文。——規模宏遠，惜未就而罷。假滿還朝，典試廣東河南，京察書上考。旋

記名御史，充國史館總纂。遽丁父憂，奔喪歸，悔其在都之非，服闋，念母老，遂不出。主講

泉州清源書院。修身勵學，多士奮興，一洗空疏之習。釐正祀位，從以鄉賢八君子，匾曰

「先覺祠」爲之記。母歿後，主省城鰲峰書院者十一年。整肅課程，諸生初以爲苦，久

之悅服。倡義學，凡關桑梓利弊，輒冒嫌力陳大府，或撻其怒勿恤。以明漳浦黃石齋先

生孤忠絕學，偕紳士呈請從祀聖廟。既禮部議可，又爲校定全集，刊布之。閩省通志，舊



本多誤。移書制府孫文靖公，擬續修，卽延任總纂，網羅六十年間文獻，考訂精核，方志稱善。書成而卒，年六十有四。

其解經，得兩漢大義，必舉一事，每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鄭許，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尙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三卷，咸較舊校爲勝。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其精者多收入學海堂經解。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跗堂詩集六卷，亦沈博絕麗。有六朝三唐風格。東越儒林苑後傳二卷，則備史稿者也。又有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兩漢拾遺，遂初樓雜記等。未竟，長子喬樞爲補成之。

喬樞字樸園，一字樹滋。年十七，舉於鄉。七上春官不第，以大挑分江西。歷宰分宜、弋陽、德化、南城諸縣，署袁州、臨江、撫州諸府。用經術飭吏治，居官有聲。嘗獨居深念，撫



其先人遺著，輒慨然憶左海先生之遺訓曰：『吾生平疲於文字之役，纂述忽忽未盡就，爾好漢學，治經知師法，他日能成吾志，九原無憾矣！』乃力自奮勉，每當簿書之隙，紬繹舊聞，次第勒爲定本。謂：『凡古文易書詩禮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如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有齊魯韓，各守師法，苟能得其單辭片義，以尋千百年不傳之緒，則今文之維持聖經於不墜者，實非淺鮮。』撰今文尙書經說考三十四卷，歐陽夏侯遺說考一卷，魯詩遺說考六卷，齊詩遺說考四卷，韓詩遺說考五卷，魯齊韓毛四家詩異文考五卷。又謂：『齊詩之學，宗旨曰：「四始」「五際」「六情」，皆以明陰陽終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顧先亡，最爲寡證，獨翼奉傳其百一，且其說多出詩緯。察躔象，推厯數，徵休咎，蓋齊詩所本也。詩緯亡，則齊詩遂爲絕學矣。』撰齊詩翼氏學疏證二卷，詩緯集證四卷。又謂：『禮記四十九篇本出孔壁，及河間獻王所得，皆古文。其後禮家傳授變爲今文，師承各出，傳寫日繁。鄭所改讀，略有四



例而一孔之士乃以爲鄭好改字，非也。『撰禮記鄭讀考六卷，復推其義，撰毛詩鄭箋改字說一卷，別撰禮堂經說二卷，則雜說羣經者也。凡所論列，一時名公碩彥莫不欽服。』阮文達公稱爲『析前人所未析』。湯文端公以爲『見博而思精』。尙書說最後成，已值宿學漸蕪，微言衰落，而曾文正公觀其書，獨許其可傳。年六十一，卒於撫州官舍。身後蕭然，祇書籍刻版百有餘篋而已。

### 李廣芸

李廣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少學於錢竹汀，事繼母孝，敦品節，砥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鯽齋者以此。乾隆庚戌成進士，用知縣，分發浙江，歷補孝平、德清、平湖諸縣。所至悉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人稱神明。會臈密薦，詔問，巡撫阮元覆奏，稱爲浙中良吏。

第一升處州同知，尋擢嘉興府知府。丁憂起復，補福建汀州府，調漳州府。漳州故多械鬪，召里保廉其情，諭以禍福，偶犯之，立爲平亭曲直，民大悅。終任遂無鬪者。不三年，由觀察而陳臬開藩，駸駸向用矣。性嚴正，敝衣蔬食，率以爲常。洊歷監司，自奉乃不異寒儒。所在多惠澤，民感其誠，久而益篤。

初，閩中兩大府與公皆從令長起躋高位，公顧名出其右，且骨鯁，嘗廷諍，以是數與之忤。會甄別，龍溪令朱履中改教職，朱反揭督臣汪志伊誣公婪索，汪不察，遽登白簡，解任質訊。久之，獄不具，志伊必欲實其事，吏迎風指，數加摧辱，公故儒者，素剛，重名節，位尊而見凌，憤激乃自經死。事聞於朝，命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馳往覆按得雪，抵履中罪，志伊及巡撫王紹蘭皆免職。閩人憐其寃，且酬其惠，迄今祠祀焉。

所著書十餘種，潘文勤得遺稿，彙編爲四卷——一，經說；二，三論小學；四，攷證子

史金石疑譌——以之附刊。別有唐五代宋學士年表，則代竹汀所撰，故收入潛研堂



全書云。

### 王紹蘭

王紹蘭字晚馨，號南陔，浙江蕭山人。家世通儒術，少好學，深研經史。受知學使朱筠，充選貢。檄召至杭州敷文書院肄業，月三試之，由是學益進。乾隆五十八年成進士，以知縣用，分貴州。告近，改選福建，補屏南，尋調閩縣，并清介自持。巡撫汪志伊深賞拔之，奏保堪大用。嘉慶五年，詔引見，加知州銜，仍發原省，借補馬家港通判。未幾，升知府。整飭民俗，械鬪日稀。轉興泉永道。蔡牽餘黨就擒，議叙擢本省按察使。累遷布政使，巡撫。以藩司李賡芸冤死事，坐免官，非其罪也。

公自閩疆歸，遂專志著述，不與外事。題其齋曰「許鄭學廬」。所著有漆書古文尚書逸文考一卷，附錄二卷，董子詩說箋一卷，匡說詩義疏一卷，禮堂集議四十二卷。

儀禮圖十七卷，石渠議逸文攷一卷，夏小正逸文考一卷，周人禮說八卷，周人經說八卷，說文集注一百二十四卷，凡將篇逸文注一卷，弟子職古本攷一卷，袁宏後漢紀補證三十卷，老莊急救章一卷，讀書雜記十二卷，思惟居士存稿十卷，說文集注尤畢生精力所萃，惜俱未刊。傳者僅周人經說存四卷，王氏經說六卷，說文段注訂補六卷，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管子地員篇補注四卷。莫不訓義邃精，故論者謂可方惠戴。然尊古好博，殊不類東原，大抵與吳派爲近云。

趙坦

趙坦字寬夫，浙江仁和人。少爲郡小吏，獨嗜學，嘗竊裏書就壁默誦，僚吏厭怒，欲苦之，遁去。會阮元視浙學，遂以經術受知，補諸生，入詁經精舍，著籍稱弟子。而王昶孫星衍迭主講席，舉重其文。一時聲譽隆起，顧學雖成，恆韜晦不自表暴。搢紳之東西行



過者爭物色之，輒謝不與通。阮公撫浙，諸借助聲望致通顯者甚衆，復無毫釐之干道。光改元，詔天下舉孝廉方正，鄉耆宿暨博士弟子咸翕然相推，踧踏三讓不獲。會監司吏索賦，弗與，因稱病除其名。事聞，巡撫帥公趣宣使具文書，而自折簡以招，且諷之仕。則以親老固辭，語次泣下。公惻然憐，益賢之，乃踵成例奏給六品章服。逾二年，喪母，哀毀致疾。既除喪，又逾年卒。初，繇受知阮公，深自淬厲，研究漢經師言，疏通證明之，著周易鄭注引義，春秋異文箋，石經攷續，尤好古金石文，鈎稽剔抉，具有辨識，益以他雜義，爲保璧齋文錄及札記各若干卷。

### 李貽德

李貽德字天彛，號次白，浙江嘉興人。幼有奇童之目。年十八，補諸生。館硤川蔣氏。蔣藏書甚富，悉發其篋讀之，學益進。繼游金陵，投詩孫淵如，亟延入，與上下古今，窮書

夜不息。孫晚年所著書，爲卒其業者居多。嘉慶戊寅舉於鄉，對策爲浙士冠。嗣是六上春官不售。壬辰會試復報罷，遂遭疾歿於京師。年五十。

素孝友，篤內行，雖耿介而不設崖岸。讀書一覽成誦。嘗徵事云：出某書幾卷幾葉，檢視無少爽。與馮登府輩以經術相切劘。著有詩攷異、詩經名物攷若干卷。其在金陵時，孫君使輯漢魏人之說經者爲十三經佚注，令同志分任之。則著周禮賸義、左傳集解若干卷。於史學則自漢以迄五代，縷折條貫，著攷證若干卷。視錢竹汀攷異一書且加詳焉。又訂正鄧名世姓氏辨證，增補錢諷回溪史韻，惜均未成。

### 臧壽恭

臧壽恭字眉卿，初名曜，浙江長興人。嘉慶中舉於鄉，屢試禮部不售。歸閉戶著述。性方嚴，有潔癖，不問家人生產事。居恆喜鈔書，日五六千字，端整無譌奪。於經喜春秋。



左氏傳作春秋古誼一書，撫周秦兩漢舊說，賈服注，正杜預之謬。於史仿王侁東都事略，爲南都事略若干卷，其體裁則錢竹汀以授邵二雲而未卒業者也。通疇人術，爲春秋古誼時，痛長厯之不衷於法，命弟子楊峴依劉歆三統術作中朔表十二篇，稿甫竟而先生歿，年五十有九。嘗詔峴曰：『置散錢滿屋，無下手處，授以索，則貫矣。四部書千萬卷，猶散錢也；沈研一經而羣書爲之用，殆猶索歟！』又曰：『讀書遇有用者，錄片紙黏於壁，朝夕循覽，坐左右各設空器一，壁積多以入器，更黏新者，越日探左器入於右，試覆誦焉；越日探右器入於左，亦如之，勿怠勿棄，博學多識奚難哉！』其治學方法有如此。事略稿已佚，惟古誼刻潘氏功順堂叢書。

以爲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

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

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

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

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

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

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

其學之精者，則其學之精也。